光緒永嘉縣志

永嘉縣志卷之二十六

藝文志三

史部

漢志以史記附春秋至隋始別爲一部凡十三種唐宋志亦皆十三明史爲類十今分十二類曰別史曰雜史曰詔令曰奏議曰傳記曰史鈔曰時令曰地理曰職官曰政書曰目錄曰史評而傳記地理政書復自分子目云

東都要畧萬厯府志

宋戴栩撰

右別史

藩邸聖德事迹十卷（周必大平園續稾）

宋張闡撰（周必大張公神道碑）壽皇初開建王府高選講讀官朝論舉屬公遂以禮部郎中兼贊讀公在王邸讀資治通鑑至修身治國必反復誦說壽皇每嘉納之平生行事悉筆於册五十餘年不少廢諸子類成文集若干卷藩邸聖德事迹十卷經筵講義故事若干篇奏議若干卷並藏於家（建炎以來朝野襍記乙集紹興十二年正月丁丑制建國公加檢校少保封普安郡王時年十六制下日者尤若納私謂祕書省正字張闡曰普乃並日二字合乎易所謂明兩作離之象殆天授也原注張闡記聖德事蹟按建國公封普安郡王即孝宗也

開禧德安守城錄一卷（乾隆縣志雍正通志萬厤府志並無卷數瑞安王氏錄本遜學齋校本刊）

宋王致遠編

東匯曹彥約序開禧兵釁既啟虜悉力闖諸郡時主諾多以戎帥不然亦勇將兵屯至小處猶不下數千獨安陸以內地故經理所不到乃受敵最慘守雖將家予儒不解事幸而存則余同年兄王元父之力也當丁卯之春虜戀戀無去志得縱者來言城中疫癘大作老且病者臨猫而甘其味余聞之誤下人之愛猫近於愛子殺猫而甘其味去相食無幾矣既而白之宣府又書其事以告朝路無安陸是無鄂諸自江以南將何所恃責同時在位者不恤元父盡力之意朝廷雖知元父忠顧事力不暇及也以列郡無重兵身不當事任受圍百有八日遮蔽天塹困強虜以侯水遼迄全其城其用力良苦哉圍解二十年元父亦修文地下矣昔既不自狀其勞則後於今日者益不足以考其槩矣每切憂之今監省君示守城錄一編纖悉具備列禦寇之法固足以示訓若元父之所以用心與其所以和眾上以安其親而下以刑於妻子講學之明而用志之堅又非文字之所盡者更在於城守錄之外也嘗論開禧用兵之時主事者竊取諸老先生復讐大義謂簞食迎師者可以立致謂六月北伐者可以圖然而體統不明規矩不定吳曦趙淯皇甫斌之徒已受密議運

兵壓敵境然後追諸賢以稱王人勢不可辭亦不可止
及虜大舉三邊數千里皆巳受敵宣司引擁虛名於內
無一兵可以增益至董世雄輩以朝命來援亦傲睨不
卹國事本末倒置之弊一至於此全安陸而不敗必有
人加元父而後可也監倉君善繼其志善遁其事有守
城錄如此可謂元父賢[illegible]矣余素善元父不但慈恩之
契及守漢陽倚安陸以[illegible]固識其受敵事如錄不謬忠
肝義膽固巳隱然於錄矣以死自許卒不得死不幸而
死元父無媿也顏平原張睢陽以守城著名一生一死
至今道守城者事指二公爲稱首無所輕重以其事在
守城雖生死猶未也儒者以忠信爲甲胄以禮義爲千
檣置死生於度外然後可以行志此又錄外之意不可
不考元父名允初永嘉人同年小錄中宇茂蓮監倉君
名致遠嘉定甲申孟夏既望　眉山李皇序自魏崔浩
巳有南人善守城之說然以余觀之亦唯其人耳佛貍
飲江諸郡盡下世宗南伐鎮戍迎降其能力捍堅拒久
而始陷者特一二城耳謂南人善守城之說殆不能倒
言故余謂兵無強弱唯所以用城無堅肥唯所以守安
陸自建炎紹興以值國家陽九之尼連遭巨寇加王在
黨忠楊進孔彥舟董平趙壽曹成李橫等相繼攻擾近

者三四日久至二十日唯橫六十五日乃解然是時海內雲擾民人流離此等迫於饑困衆口嘯呼轉徙求食以延一旦之命耳非有專城掠地之志也密學陳公守此以策勳名固非茂志謭材者所可企望余讀開禧守城錄一編然後知運判王君元父之功亦不在陳下況陳公之所捍者一時崛起之剽賊而君之所捍者方張之勍虜也賊之兵少虜之兵多陳公受圍其最久者六十有五日君受圍乃百有入日由此觀之則君視陳公所成就爲尤難方城中危急之時君始爲貳觀其守禦之方懷撫之畧皆出君紬繹規制而爲守者殆拱手而蒙成耳一時對敵隨機應變莫不皆有法而於中最善者是復收棄陽潰敗之兵與生得虜將不殺而用其計以成功尤深得古名將之遺意崔浩之言至是果信而有徵與抑亦解難排紛有因乎其人不可常遇與方寇至之日君太夫人實在焉此人情之至難而君志在殉國母子相守盜共仗義俱死不肯棄義苟生嗚呼壯矣哉近世論者往往日守節致命士固當爾然捍城阽危易若聽民出避而吾獨與壯士俱守弗去可也殊不知守城一遭閉圍當上下一心大小齊力左右奔救屬志堅守庶能死中得生苟一聽民出不唯留者寡助不能

獨存而人心一搖淪胥以敗不可復去則留者固不可免而去者人亦未必全彼此均一死耳而一去一留孰得孰失智者於此亦必當知所擇矣孟子曰鑿斯池也築斯城也與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聖賢立言垂敎之意豈不甚明君之成功得非由其母子之間知義所在相誓死守弗去故能以一城之人而卻暴至之虜勢與歲在丁卯余將漕夔門以蜀亂出請兵於荆湖宣閫甫至江陵被旨余赴行在過郢渚友人項平甫邀余飲酒得安陸捷書於坐間是時已知捐軀捍患忠力不匱爲敬尋典武林繼改畀帥閫是時君方拔擢爲守蓋朝廷始知君之行能絕人天下亦必知君可倚任於緩急者也曁余歸蜀官簿推移復自東蜀祥刑將輸湖右又與君爲代雖未得一接君之邑辭然尋常書疏往來分相與固已不啻矣後十有三年制置上游而君之子倩致遠出示此編余讀之嘆曰昔趙充國征西羌既還謂其所善浩星賜曰兵事當爲後法吾老矣豈嫌伐一時事不爲陛下明言利害卒死誰當復言之者蓋古之賢將奉拳憂國之心慮後之遠如此今致遠之爲此錄也豈獨以盡論譔顯揚之義且將留傳於世俾後之守邊者視以爲式其於國家豈曰小補然則致遠可謂知忠孝之

方矣余故喜爲之書嘉定甲申冬至日王國鐸後序

鐸億弱冠時聞五世祖運使允初公有守城錄一篇六世祖提刑致遠公有雜著五篇心切切焉欲覓而閱之而不可得歲壬辰族弟元相家藏宗譜一部後有守城錄附焉鐸見之懽忻踴躍喜不自勝如淘沙得金掘土得玉也即取而閱之復加鈔錄以垂世守并備副本以防其失夫允初公生當南宋之際登亶熙第累官至荆湖北路運使開禧丙寅公時爲德安郡丞金虜恃割據之勢率衆圍攻德安郡守李師尹懦不任事而委其權於公公募兵堅守至百有八日金虜方退公子提刑致遠公及季子提幹致知公共述公續編成是錄以藏示後世今觀其錄中所載虜爲鵝車洞子公則爇之以火虜爲對樓流馬公則碎之以砲虜僞爲援兵則舉密號以硯之虜利於用馬則遣強弩以居之其地綢之設也而跨城之橋以焚其柵木之制也而距堙之卒可捍他如結索網製天磑剳木格伺驕藝其法多端難以備述凡此皆公運籌之妙畧應敵之上策也於是讀此錄者有以知公之禦敵有隨機應變之畧也有以知公之才智有超出於尋常萬萬也有以知公之籌畫而萬無一失也有以知公之處變和以悅衆誠以待卒也有以

知公之忠義知有君而不知有身也有以知公之報國不出張巡許遠之下也有以知公之謀可以補公孫吳之所未備發韜畧之所未盡也此鐸之所以見之而喜喜而復加鈔錄而自謂淘沙得金掘土得玉也雖然淘沙得金無過金焉而已掘土得玉無過玉焉而已金玉爲世之所寶而鐸之所寶者則寶不金玉而寶是書也楚國無以白珩爲寶而所寶者觀射父左史倚相耳其是書之謂與康熙五十一年壬辰歲臘月望日十五世孫國鐸序

孫鐫鴻跋右王忠敏公守城錄一卷儲藏家俱不著錄吾鄉郡縣志尚載其目今從余中表王仲蘭孝廉家譜中杪出余攷宋史甯宗紀開禧二年十二月戊申金人圍德安守將李師尹拒之今觀此錄則虜候騎至城下實在十一月甲午次日乙未遂大至合圍其告急乞師於樞密院則以十二月戊申而郡狀之上必先守將名故國史因而書之而不知其守禦之計實皆出於丞也是役也以區區孤城而憊卒居荆湖腹心必爭之地當數十萬凶狡方張之寇郡將既儒不解事外援又觀望不前相持一百八日而不能下功亦偉矣乃史傳不詳其事獨賴此編之存其備禦之法固足以示後而其忠義不折之氣猶足以感發人心豈惟王氏子孫

所當贊哉夫開禧用兵南北生靈之禍烈矣此老成達識所深痛者也然使盡得忠誠能任事如公者布列邊郡亦安見夷虜之能逞其志而恢復大計必不可行於積弱之朝哉余讀是編而尤爲之廢書三歎也同治戊辰二月七日識

温州經籍志案開禧二年十一月金人圍德安府郡守李師尹懦弱不習兵事允初時爲通判凡戰守事師尹悉以付之允初爲之招襄陽潰兵二千一百人以爲守措置多方出奇制勝凡被圍者百有八日金人百計攻之不能破至二年三月竟解去致遠在閫城中因記其事爲此編其書世無傳本宋以來儲藏家亦無著錄者惟瑞安王氏譜尚載其全帙同治丁卯家大人從王叔勤孝廉旬宣借錄之其卷首曹彥約序以承樂大典本呂谷集所載校之悉合又記中所紀攻守之具若鵝車洞子對樓諸物與陳規守城機要趙萬年襄陽守城錄所載亦同又記敘授陳之經告急行在事亦與水心集二十五陳益之墓誌可以互證信非後人所能僞作也允初宋史無傳其守德安事寧宗紀竟屬之李師尹不及允初名非此書尚存幾不知其守禦之績矣致遠所記亦頗詳悉加記金人犯隨州隨守雷世忠棄城遁去德安被圍時宣撫使檄都統制王朞

孫鐸等赴援昇等擁兵不進皆宋史所未載又記金人董世雄以開禧元年十一月壬午破棗陽軍己丑破隨州乙未圍德安府而宋史寧宗紀作辛巳破棗陽軍壬午破隨州十二月戊申圍德安府蓋史據奏報之文固不若致遠目覩者之得其實則此書卷帙雖少而可以考正史文之駁誤正不徒以罕覯見珍也

欽明大獄錄二卷 國史經籍志千頃堂書目明史藝文志儀徵劉氏藏明鈔本遜學齋藏鈔本

明張孚敬編 孚敬派布大獄錄疏近臣奉勅諭事理同先掌刑部事禮部右侍郎桂萼先掌大理寺事詹事府少詹事方獻夫會問張寅事情幸賴皇上神明睿斷事獲就緒民賴無冤臣又思永久之圖欲垂不刊之典乞候聖斷刊示中外其紙劄工食劄行本衙門查取已於本年九月初七日題奉聖旨是欽此臣隨將臣等捧到敕諭四道及先後會問招稾節奉欽依發落草理繕寫成書上下二卷刊印共一千七百部其名曰欽明大獄錄夫大獄一榜固足以示刑罰之公要之先後招詞之參考情理曲直之攸歸則惟此錄詳備耳茲謹進呈御覽其餘候命下分送在京各衙門大小官員各給一部仍發仰各該巡按轉行都布按三司

如式翻刊分布所屬衙門一體頒給俾中外臣工咸知
聖明欽恤之仁共攄懷德勸忠之念〔萬厤野獲編〕張
永嘉暴貴武定侯郭勳首附之因得上異寵妖人李福
達一獄世宗疑御史借端傾勳故命璁以兵部侍郎署
都察院吏部侍郎桂萼署刑部少詹事方獻夫署大理
寺俱議禮新貴人也三法司之長俱下獄訊治在事大
小諸臣俱抵罪而張寅與李福達遂判爲二人上大喜
予二品服璁卽拜相仍掌都察院事張寅事爲書名欽
明大獄錄頒示天下〔明史世宗本紀〕嘉靖六年九月
壬午頒欽明大獄錄於天下又〔刑法志〕世宗卽位五年
命張璁桂萼方獻夫攝法司變李福達之獄欲坐馬錄
姦黨律楊一清力爭乃戍錄而坐罪者四十餘人璁等
以爲己功遂請帝編欽明大獄錄頒行天下又〔馬錄傳〕
嘉靖五年出案山西而妖賊李福達獄起福達者崞人
初坐王良李鉞黨戍山丹衛逃還更名午爲清軍御史
所勾再戍山丹衛復逃居洛川以彌勒教誘愚民邵進
祿等爲亂事覺進祿伏誅福達先還家得免更姓名曰
張寅往來徐溝間輸粟得太原衛指揮使子大仁大義
大禮皆冒京師匠籍用黃白術千武定侯郭勛勛大信
幸共仇薛良訟於錄按問得實檄洛川父老雜辯之益

信勛爲書遺錄祈免錄不從偕巡撫江潮具獄以聞且
劾勛庇奸亂法章下都察院都御史聶賢等覆奏如錄
力言勛黨逆罪詔福達父子論死妻子爲奴沒其產責
勛對狀勛懼乞恩因福爲達代辨且以議禮觸衆怒爲
言帝心動勛復乞張璁爲福達援璁萼素惡廷臣攻已
亦欲借是舒宿憤乃謂諸臣內外交結借端陷勛將衛
及諸議禮者帝深入其言命取福達等至京下三法司
訊尚書顏頤壽等不敢自堅乃反前獄抵頁誣告罪帝
以頤壽罪不及錄命萼方獻夫分署三法司事盡下尚書
頤壽侍郎劉玉王啟左都御史賢副都御史劉文莊僉
都御史張潤大理卿湯沐少卿徐文華顧佖寺丞汪淵
獄嚴刑推問遂搜錄篋得大學士賈詠都御史張仲賢
工部侍郎閔楷御史張英及寺丞淵私書詠引罪致仕
去仲賢等亦下獄錄不勝刑自誣故入人罪萼等乃定
爰書言寅非福達錄等恨勛搆成寃獄因列諸臣罪名
帝悉從其言謫戍極邊遇赦不宥者五人謫戍邊衛者
七人爲民者十一人革職閒住者十七人良抵死衆證皆
戍寅還職錄以故入人死未決當徒帝以爲輕乃戍江
西南丹衛遇赦不宥以萼等平反有功勞諭之文華殿
賜二品服俸金帶銀幣給三代誥命遂編欽明大獄錄

頒示天下時嘉靖六年九月壬午也又唐樞傳嘉靖五年進士授刑部主事言官以李福達獄交劾郭勛然不得獄辭要領樞上疏言李福達之獄陛下駁勘再三誠古帝王欽恤盛心而諸臣負陛下欺蔽者肆其讒諂謏者淆其說畏威者變其辭訪緝者淆其眞是以陛下之惑滋甚而是非卒不能明望陛下明正福達之罪庶輩奸屏跡宗社幸甚疏入帝大怒斥爲民其後欽明大獄錄刪樞疏不載

溫州經籍志案明史馬錄傳稱大理少卿徐文華與李璋李玨章綸馬豸等同論戍極邊遇赦不宥據此錄則乎敬等祕議文華罪定徒四年以情重奏請發落詔改發邊衛充軍與璋等遇赦不宥者不同文華本傳亦云遣戍遼陽遇赦道卒與此錄合則馬錄傳偶誤也又此錄載給事中劉琦陝西洛川縣人故得知李福達逃洛川時事明史琦附馬錄傳稱洛陽人亦誤張文忠集奏進大獄錄疏稱刊印千七百部又請令內外各衙門翻刻頒行明史世宗紀亦稱嘉靖六年頒此書於天下然世間傳本絕少近時儲藏家惟范氏天一閣書目尚有著錄兵燹後亦不知存佚余家藏本從儀徵劉蒸父副貢壽曾所弆明寫本影錄亦罕觀之祕笈也

丙寅紀事〔乾隆府志〕

明王光經撰〔四川經籍志〕案光經舉萬厯丁未進士其歷官在天啟間丙寅爲天啟六年是年魏忠賢方興大獄殺周起元周順昌高攀龍繆昌期李應昇周宗建黃尊素諸人又修三朝要典頒之天下此書或即紀魏奄擅權始末也

列朝私紀三卷 瑞安[illegible]氏藏手稾本 遜學齋藏鈔本

國朝周天錫撰

兩朝私紀〔花萼樓集〕

國朝周天錫撰

右雜史

劉氏制誥集〔續文獻通考〕

宋劉安上撰

外制二卷（梅溪後集）

宋何逢原撰

內外制稾（萬曆府志）

宋王亶撰亶栩孫（通志府志作基誤）

勅諭錄二卷（國史經籍志浙江采集遺書總錄丁集並作一卷千頃堂書目明史藝文志並作三卷今從遜學齋藏明刻本）

明張孚敬編（溫州經籍志此書諸目著錄卷數互異同治乙丑於杭州購得寶綸樓原刻本實分上下二卷上卷世宗敕諭三十通下卷世宗敕諭五通皇太后誥敕一通卷首題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臣張孚敬謹錄末題孫四川龍安府知府臣張汝紀謹輯光祿寺珍羞署署丞臣張汝經謹閱

蓋文忠錄存槀本而汝紀汝經等編定付梓者也

論對錄三十四卷（明志藝文志（四庫全書總目（千頃堂書目（國史經籍志）作一卷誤永嘉張氏藏明刻本

明張孚敬所奉世宗密諭及其奏草其孫汝紀汝經等編（山陰朱賡序）賡生也晚未及事世宗皇帝第聞之父兄長老譚嘉靖初年事如釐郊社日月之祀正先師稱之號究之宜定廟議躬耕藉清戚畹莊田之濫汰緹騎秩之冗復功臣勳爵之舊收閹寺擅兵之權赫然中興之烈於斯爲盛固世宗之聖神文武獨斷於上哉而引經援史斟酌損益永嘉文忠張公實大有力焉張公堯垂七十年而其孫能安守汝紀光祿寺丞汝經賫世宗璽諭及公所登對錄之以傳問序於賡賡伏而讀之竊幸見治世之文而深有感於君臣相得之盛也蓋人臣之進言難矣言而以登對抑又難矣何也進言者持己之所見直效之上而上焉巳耳登對則言出於上而應之如射覆難發於上而剖之如破的是故沿襲者陋而牽合者

鑿曲從者訣草埜者倨奢於應卒者拙窮於條答者疏張公傳極羣書而裁之以精識證歸今古剽剝是非傾儲而出捷於桴鼓不蘷外不鑿空順而不諛直而不倨擬之皐謨說命寶在伯仲閒於是乎知張公之悃款上格世宗之心是以言聽計從爲中與名佐厥勳爛焉賡聞之琴瑟在御不鼓不成聲鐘磬在縣不考不發韻世宗深知文忠傾心委任自邠廟宮闈朝政邊務以瑣至於冠服不僤反覆相訂可否相擠必求叶於度而中於程其詞旨溫醇譪若父子諮諏諄切蒞若師友以故張公畧無猜疑吐露胸中之奇攫鑊若此向微世宗之謙光下濟度越世主又何以畫張公之用耶伏誦聖諭有曰朕凡有諭內閣言不成文但以朕之實言與大臣議論大哉上言雖譲不自聖而文章之體莫辨於此夫世之飾聲悅以炫人耳目者虛而不實雖汗牛充棟無當於用維慈密勿清嚴之地上推心而不下瀝瞻而陳以天下真學問爲天下大經濟試觀聖謨洋洋之如此讜論諤諤之如彼若赤日中天而雲蒸霞絢之擁簇於傍也若紫微炳曜而星矙宿度之旋繞於外也無意爲文而文自成焉適天下之至文哉聖帝遺弓忠臣遺笏後世猶然寶之況以洋洋之聖謨諤諤之讜論有不信今

而傳後者哉夫張公自釋褐至政府六年耳破盈廷之嘖嘖紹聖眷之殷殷歸而復起者四恩禮不裒其褒美慨慕至形之詩章嬔於虞廷之詞卷阿之什君臣相得近古罕儷維時風弊未麓閣人餘纂握重兵者遏天下吮人膏血藉張公一言立收之束手釋兵柄歸寓內晏如此尤其軻著者賡竊有遐思焉夫自古繼體纘緒之君恒永言廼訓著蔡奉之以守成業而致盛治而魏相好觀漢故事數條漢與以來便宜行事及賈董所言奏請施行則玆錄也奚其揚先帝先臣之休美卽萬世之聖子神孫盡臣艮弼其仰而效法焉者將在斯乎將在斯乎時萬厤丁未孟夏既望　晉江蔣光彥序

世宗皇帝嗣位永嘉張文忠公首應之以初進士用議禮稱旨召對內擢六年至首端揆人皆知公眷遇之隆聲施之藉而不知公之取信於宸衷而弼亮乎皇猷者固如此其不易也當是時天子懷達孝之思而沮於廷臣之議下之論合上之意孤公毅然持繼統之說排衆曉而獨伸之於勢似拂於機實慎所以受不世之知而荷非常之眷者惟其初以言禮顯乎竊謂公之爲公匪特在是也公之難不在於進議廷辨之時而在於秉政獨任之後亦不在有瀕旨如流之美而在有執諍回天之規嘗

反覆論對錄而伏讀知上之所以倚毘公者不爲不深而所以咨詢公者不爲不悉矣溫語無時不將加綸札無日不下逮大而郊祀耕蠶之宜顯而廟謁后妃之册精而敬一五箴之注瑣而冠覓衣服之制粗而營建讞鞫之署以至先師之廟號經筵之說書臺省之敷奏無今鼎遠近隆殺必得公商確而後行朝下而夕具奏夕上而朝報可有奉而宣者有封而請者有參謀諸衆者有同列不使預知者甚若楊少師張國戚之救中官兵鎮之革或頓合上意或屢觸上怒然唯公得言之唯天子得聞之卒俾聖德輿國體俱尊宿耆與積疑妣刷蓋公於斯際亦自多炭矣聖主負絕人之資既非臣下之所敢望而登對炭造次之頃又非擬議之所能及槊俞之慮涉於阿閒咈之思涉於倨翊以初進條重之軀翊翔於台鼎密勿之內舊臣也因之見忌並進也未必相能獨公孤立壹意屹然於天子之左右耳安得而不難也大抵公始進務據禮而敵衆多之口而一人之主持有定故進之難適入之易及公爲相務尊主以報一必之信而一人之意嚮甚淵故進之易徵見其難然公不遵道亦不迕旨不避權亦不顧私獻替十二年問天于恒壽威而受之時稱其爵字別號而不名賜歸而召還

者數數矣君臣之際始終兩全豈非賢相也哉公歸而後公相者經濟萬不如公去公六十七年四方無貂璫之擾默受公賜而晏如不知今寓丙始八人搤腕而思公矣公豈但遇主蓋亦有天才爲謂弟以言禮取貴非眞知公者也萬厤乙巳光彦來守郡公孫龍安守汝紀太官丞汝經請鋟錄以傳爲之梓而敘之如此時萬厤三十有四年龍集丙午中秋吉日

海虞陸問禮序

蓋我明自高皇帝御寓烈祖相承主聖臣良超前軼古懿美不勝指數而其最超軼古今者兩事土木之變于忠肅主郕邸監國重社稷而輕君虜勢始折彊圉晏如視北狩區區迎駕歲餘金繒於犬羊之口成敗奚啻霄壤世廟獻皇事故相太師張文忠公勤成明倫大典重議繼統而輕繼嗣卒以力排廷議發攄聖孝而一洗濮議千古塵腐之說蓋二公皆才與誠合故能回天捧日創非常而垂不朽云說者謂臣主之交功名之會忠肅遇其變公遇其常爲忠肅之所爲難爲公之所爲易是徒以言禮一事豔公遇合之奇而槩未窺公之相業者矣嘗反覆論對錄條布縷陳未易彈述或章疏披陳而嘲算先抒其意或睿謨求發而閣議預啟其衷或順旨而爲都俞或獻咨而爲吁咈一切斷大事決大疑雍弗先僭

公處分而後出自聖裁家禮則尊生暨崇殁國是則朝綱及邊務銓品則章善癉惡之懸殊掄才則九列百司之某某布上觀天道禎祥下督民生利病無不以公見若耆蔡公言若金石出入諫議聽公而行之其尤大章明赫奕者迺在過抑中官肅清禁寺當正德之末貂璫滿天下中外威福悉出其手羣臣狠顧脇息莫可誰何奢諤之士仗馬一鳴斥且死公習帝與明於目睫顧盼間以忠言移主意遂赫然電斷盡收貂璫之權旋太阿倒持之柄而轉之在握自是百官始得奉職而黔首庶幾帖席矣陰陽轉盭而回和乾坤否而重泰公之功在社稷匪淺尠也以公相業視忠肅所設施更爲讜今古躋爲宇宙非常之烈是可以遭際順逆言哉雖然君非清心罔以端萬化臣非格心罔以禪君德世廟心學之在乎公心箴有釋四箴有注而是錄所載引翼之懇班布之勤實以心沃心有不徒之語言論議之投契者矣　故特表而揭之以識千古明良之美云萬曆戊申孟秋　嘉靖庚戌蒲坂楊博跋嘉靖丙辰武進薛應旂跋俱不錄　四庫全書總目予敬以議禮被遇六年而秉大政甚爲世所詬病而世宗始終眷禮不衰每稱少師羅山而不名嘗諭予敬朕有密諭毋洩朕有御筆悉親書又仿楊士

奇故事一賜孚敬銀章二以便封奏前後所奉手敕凡三百八十一道因彙爲一書幷奏對劄子皆隨事附之於後蓋孚敬既沒其孫汝紀汝經等所裒輯也溫州經籍志案諭對錄自嘉靖六年纂明倫大典至嘉靖十五年遣官召還凡世宗諭三百六十二條附文忠對五百三十一條別以正德十六年會議興獻王典禮及嘉靖十三年會議獻皇帝祫享太廟諭十二條對十三條又以大禮或問一篇爲首卷據朱賡序蓋文忠卒後其孫汝紀等因文忠錄本編定雍正浙江通志別載張汝紀諭對錄非也請末又有附錄載嘉靖十六年論張延齡事凡諭旨五條對十有五條原書題記備萬厤續錄失編崇禎初年重輯補梓者蓋文忠後裔遷有增補矣文忠在嘉靖初以議禮驟貴一時龍遇無與比倫自大禮大獄外凡軍國大事以至郊祀冠服制度之更定無不與議其諭旨奏劄悉載此錄故雖私家之書而世宗初政大畧十具七八與敕諭錄修陳恩眷者固自不同至議張延齡獄反覆疏陳亦頗見譏論明史論張桂方夏諸人立身本末與所言之是非固兩不相掩則此錄亦讀史者所宜參覈矣

諭對錄十一卷（永嘉張氏節刊本）

國朝張銘摘錄（銘跋曰明太師謚文忠羅山公乃我十六世祖也以弱冠舉孝廉鍵戶窮經二十餘年始中禮部試生平著述甚夥其已裒校鏤版者有禮記章句八卷問禮注疏十二卷儀禮注疏三卷壁經講章五卷杜律訓解六卷寶綸樓和御製詩二卷羅峯集三卷奏對八卷諭對錄三十五卷詩稿文稿各七卷與未付坊刻等書具藏瑤溪羅峯書院會前代屢遭倭變衡宇燬燼殆盡吾族離鄉而處即梓本亦尠有存者孫子幾無繇索故近於異地獲觀亟為購回懼日久散軼緣與同志謀遂再醵金撥登梨棗奈卷帙殷繁未易畢鐫迺取舊本別加類次析為十一卷慫慂授鐵公之族卿以供繙閱蓋是集雖不及什之三而剝落之虞或可少免其餘藏族他口另編嗣刊以成完書茲於剞劂既竣附列原目如左十六世孫銘謹誌咸豐三年張銑跋不錄）

綸音錄（花萼樓集）

明周文穎編文穎字孺子號石室萬厤己酉舉人新淦

〈周天錫代書後〉臣家自趙宋孫赤岸從永嘉松臺里令數傳以來時屬蒙古氏俱隱不仕至國初始有聞者迨正統中聲日隆隆起歷神光熹以及今上而朱紫簪紛相禪矣本朝故事以考最聞或慶霈所得誥敕依秩有差其孫郎署至公卿以使事行小有數大有諭朝覲者亦如之臣家被賜者八人凡得制誥之類二十有五通云詩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綍蓋華袞之寵有不能勝片言者臣家自始遷祖至今爲世十指僅于耳而被賜八人者或以身或以子孫至於房閫之內或從夫或從子或從孫皆有以動九重之聽而寵錫至且起而近天巧天語者猶未艾也嗚呼亦幸矣敢稽首盥手莊錄之臣敢藉是對揚天子休命

温州經籍志案花萼樓集書綸音錄後自注先水部公命代不載水部之名集又有書宗譜後云昔崇禎己巳歲先王父大參公纂修宗譜越十年水部石室公載修之而李象坤匊菴集選有周石室年伯六袠詩玫匊菴父僉都御史光春爲萬厤己酉舉人與長史文穎爲同年生而匊菴詩有花封初剖憶蓴鱸曳得匡雲只自娛

之句亦與東甌詩存乾隆府志併文穎爲新淦令合刪
石室爲文穎別號無疑惟文穎未爲工部官不知何以
有水部
之稱也

右詔令

張尚書奏議（平園續稾）經筵講議故事上（同）

宋張闡撰

薛恭翼公奏議十卷（萬厤府志）

宋薛叔似撰

經筵口奏故事（宋史儒林傳）

宋葉味道撰

奏對稿十二卷（四庫全書總目）

明張孚敬撰　武陵楊鶴選刊

序曰永嘉張文忠公遇主甚奇成進士六年而拜相甚速旋去旋召進公孤賜更名賜銀印記賜遊南城西苑賜手調藥賜居第樓院諸額非出宸翰則出獻皇帝御書其前後寵賚于廷臣無兩皆謂公以大禮一事中上意而驟貴而實非也肅皇帝性好三代禮樂述作天縱顧盼延臣鮮所當肎夫禮者文人憚以為細而英雄豪傑又笑以為麤大臣之學問能麤細俱入則當顧問遇盤錯直迎刃而解耳公教授瑤溪精於三禮讀書長嘯以山中宰相自負一旦遇時遭會能理尊明主之心而以辨才杜三事大夫之口衆目睽睽談笑自若即使不言大禮其議論之決心精神之透骨世誰得而抹擬之所謂豪士如玉山于人亦見萬人亦見矣初公抗議時桂公萼方公獻夫霍公韜不過緣飾公說以就公名而舍大禮外如農蠶有議服祭有議禮器有議樂舞有議郊社之分合日月之配享孔子之易王而師易像而主諸君子能創一言否試之少司馬決邊方之債帥裁冒監之宂官試之宗憲決大誣之冤獄彈不職之屬吏試之內閣革鎮守之宦官復開國之勛爵平潞州之亂盜定大同之叛軍諸君子又能創一言否上禁中不時

出片紙勅小黃門立索回奏非勢切疾雷則幾難終日
公援筆隨答刻期取辦同官不及謀外曹不及聞古典
不及攷而分陰寸晷之間如宿搆於平時咄嗟於俄頃
者宰相須用讀書人公謂矣皇帝蘇藩服入繼大統
此君之變局也公以一書生抵掌而取相印若寄又相
之變局君相之變局則朝局自不覺與之俱變議論
必更新制度必更始非特禮官不能違即君亦且不能違
也非特君不能違即天且不能違時也勢也易革
封之後繼之以鼎鼎之後繼之以震當鼎革震動之初
老臣宿儒齮齕焉執已陳之死局以或可或否以搖上之心
賴公援引書史反覆迭難廷議屈相權重而少主之威
亦伸孔子得子路而惡言不聞劉裕失穆之而謂人輕
我肅皇帝不倚公誰倚哉公終身不治生產近清禁絕
私交近正功成名遂身退近智而要公相業不在是鮑
叔之薦管子日其爲人也能不失國柄韓魏公平生末
嘗以贍許人是二者唯公實足當之蓋大臣之事君威
福之柄不可有是非之柄不可無後世避威福併避是
非贍不足而國柄與之俱失矣若張公者非特肅皇帝
救時之宰相抑亦萬世救宰相之藥石也而世以議禮
一事豔公其得公者膚耳此公之奏議不可不讀也萬

厤甲寅孟夏既望〔四庫全書總目〕張孚敬有諭對錄備載世宗密諭即當時奏草亦併載於中共三十四卷篇帙頗夥是編乃萬厤中巡按浙江御史楊鶴所選凡十一卷視原集汰三之二第十二卷附刻序文十九篇蓋刪繁舉要以便流傳然李綱奏議六十九卷為世所貴不病其多而難讀也出錫奏議一卷為世所貴亦非取其少而易竟也　〔溫州經籍志〕此書據本集奏議後張汝紀跋蓋楊鶴選定付永嘉知縣莊廷臣刻之者後附雜文二卷不盡奏疏也至近時張銘摘錄論對錄末附奏對稿目二葉乃僅八卷且皆奏劄無襍文以集本奏議校之適合殆妄意奏議郎奏對稿遂誤題耳

張文忠公奏議七卷〔國史經籍志〕〔千頃堂書目〕〔天一閣書目〕作羅山奏疏

明張孚敬撰〔溫州經籍志〕案張文忠文集首為奏議八卷張汝紀跋云先太師奏疏在日已刻傳布海內矣是單行本刻於文忠未卒已前焦志及黃范兩目所著錄者郎是本也至集本乃張汝紀所補輯其第八卷皆嘉靖十年文忠致政後所上奏疏末綴張遜業進遺疏謝卹典請改葬三奏初刻本蓋皆無之故少

一卷

也

滇南奏議（雍正通志弇州續稿作滇南奏疏）

明王諍撰

刑名奏議（雍正通志弇州續稿作詳刑議）

明王諍撰（王世貞竹巖王公墓表公按雲南久旌廉吏懲貪墨搭豪俠卹孤煢揚主威德於萬里外爲諸方冠它善事不可勝記其爲大理則平劑三尺所謂賣休買休曰貧民棄其婦懲之可而奈何傳之姦而辱之於司寇廷辨上是公著爲令著有滇南奏疏詳刑議）

容臺疏稿（雍正通志）理屯疏稿（同上）

明周應期撰

留省焚餘一卷（千頃堂書目）

明陳堯言撰

右奏議

東坡陽羨譜（少卿戴公行狀）

宋戴栩撰　先名（宋故朝請大夫直煥章閣主管沖佑觀永嘉開國男少卿戴公行狀公字敬忠文端冢子天才穎拔博覽傳記晉達本朝舊典以周益公諸坡仙陽羨事未翔實在宜興訪故老別具譜今板置縣齋）（溫州經籍志東坡元豐八年改汝州團練副使上書請居常州報可後建中靖國元年自儋耳還卒于常事詳宋史本傳及史能之咸湻毘陵志敬忠嘉定十一年四月以承事郎知宜興故爲譜其事板置縣齋也

戴氏家傳（東嘉先哲錄）

宋戴仔撰（溫州經籍志戴守鏞家傳舊府縣志未著錄惟東嘉先哲錄戴鹽運蒙下引之其紀鹽運初假閤門舍人戴勳牒更名埜應國子試中第後復舊名應鄉舉事始末甚詳蓋其書明時尚存也

馬元帥救荒事實（袁桷清容集）

元林萬里撰（袁桷書後）司獄永嘉林君萬里彙次元帥馬公救荒事實一鉅編俾有言嗟夫歛散之法不行於今爲牧守者亦難矣因時之凶復抑其直是則於商旅奚有望焉董熠輯救荒書至盡至美迄莫能有遵其說而行之者病在於執一虛心以求則今馬公之政其近之矣林君之編曰台民四十九萬有奇其粟萃糴者一十四萬七千有奇糾於富家幾三萬石有奇當是時以一郡之民能動於上聽其出粟至於一十有四萬非身任其責所爲文書不大懇切不能至是富民遭荒抑損以售亦必有道數盈於三萬則其便不便有不得已而然者也視瘠而坐弊仁人之所不忍邀名以幸成夫豈仁人之用心馬公之政集衆思所以爲之其佐林君爲首奉行而不失者皆公所辟佐吏凡五人見於所行事實不復著記禮之言曰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量入以爲出馬公者德碩望將參預天朝顧以今之所行爲權而以經制告於廟堂焉則得矣

孔顏孟三氏誌六卷（四庫書目）

明劉濬編

四庫全書總目濬成化中官鄒縣教諭鄒孟子所生地孟廟在焉濬因考證孔顏孟三氏世系以及褒崇諸典彙輯成書先以地圖次以世系年譜次以廟制次以誌事附述聖於卷後而前列提綱一卷則壬子四月紫陽楊奐所述東遊記也壬子為元憲宗二年而濬於壬子下注云元憲宗淳祐十二年紀年既誤而又以宋理宗年號移之於元殊為疏舛即此一端其他可概見矣

張文忠世家 卷 永嘉張氏重刊本

明張汝紀撰

李光縉序當世宗皇帝踐祚之初相君張文忠公者其中與之佐而名世之臣也人但知公議禮之合而不察其執禮之正鮮不以為近於阿人但知公取相之易而不察其居相之艱鮮不以為疑於驟夫孰知公之所以合而非阿驟而非易也當是時上有欲尊崇輿獻帝后之心而公獨持其繼統非繼嗣之論在廷之臣所以吹而與公辨直以公之言弗為敬皇帝地耳非昭聖太后所以擁上意也若非主上深信其諸不詘公之說而謬公之旨及夫升祔大饗之議迸向之諸臣所為與公辨者或默然而無言又或靡

然而慫恿而公乃深明其然以爲帝而考之可帝而宗
之則不可其所爭於全統半統之間疑若與繼統之論
相矛盾而禮實相成於帝心不無順拂雖其後竟亦不
知從而當日沮於其說之正持於其執之堅且不得不
少輟而姑待也張昌侯之獄帝有成心矣雖延齡有殺
人之罪亦有所不憚於昭聖太后之故令公而不有危
言感動其間謂昭聖何謂四海臣民罪公之言禮何公
是以惓惓以昭聖之春秋高爲言蓋以言觸帝之怒而
終不令有殺前朝國舅之名蓋以身蒙帝之譴而終不
使有傷昭聖太后之心至帝出重語以喝止公竟持論
不已後乃感悟降心以聽悉緩諸當論者終公於太后
之世延齡得長繫不死公之力也公唯深明於大一統
之義故始終以全統之說進有所排衆紛而伸之不爲
阿有所詆衆訣而阻之不爲忤又有所曲全而庇之不
爲私夫然後天下臣民不但有以諒公之心而且怡然
釋喙於公當日之議其若不疑孝宗昭聖地者乃其深
爲孝宗昭聖地者也公爲相多所興革建明帝亦多聽
之以中滑鎮守之官歷二三朝所不能革公一請而收
之如逐僞鼠其行政不爲不專受上倚毘不爲不篤獨
考而不宗之請天子終忤而不合然亦公沒後而復行

之論者謂公在難乎免矣嗟乎公所正者統所持者禮耳何知禍福何知榮辱茲其所謂名世之臣哉天子大尊顯公賜第宅里中又為之建寶綸樓所藏御札皆前後相臣所未有然公歸亦貧甚公子之家不踰中人產令不有賜宅以居公聽事於旋馬何加哉公之孫二千石太衡君輯公行事自國史傳而下以及墓銘傳記之屬彙為一篇名曰世家按史記帝王稱紀將相文臣稱世家公中興賢相也故以世家稱焉光緒入甌太衡君命使序之因備附於卷後（溫州經籍志）張太衡汝紀字仲理文忠孫太僕丞遜業次子凡文忠所著書並其所刊行明藥諭對錄卷首附刊職名太衡繫銜為四川龍安府前刑部廣東清吏司郎中後不知終於何官也

東甌繼武編一卷（謝欽昆廣西通志）

明劉康祉撰（廣西通志）是編乃何廷相守東甌時有惠政民誌遺愛而作也廷相富川人萬歷丁未進士（康祉序）國家之設州郡凡以為民也而郡之有牧總孳生之命脈胥寮繫焉唯是興利除害為萬姓計奠安則民之切於

愛戴者視百年如一日蓋善政久而彌光民心彌遠而彌不忘也地巖何公以靈慧之資豪宕之才飾為吏治未易付以史僕者初在郡署中酌泉貨於權衡而籌無遺貲登稱藉甚及捧檄而東也凡所孽畫揹循所為御變御常罔不斥斥可式舉民生國計若燭照而已試然當甲寅乙卯之稜吾甌民內外囂然設非公紓徐決策傳夫家給人足時事可勝言哉夫何時以覲行至為讓言所中乃以嶷政移去百姓擔登囊糧走愬司道謀為詣關訟冤者不下數千人至今讀慨惻一疏令人悵然来幾而箕斐者尋與汨羅長往百姓不忍忘公於既去之後也家尸戶祝相與卜地庇材於衛治之東肖為像以奉之且祝公多福多壽若華封交口者然途歌巷舞率萬口無異迨於今復付之剞劂以示不朽硯前時東闓洪竹公時民情之眷戴於既去者更切噫是可以硯公當時之政矣大公以弱冠登壇與其仲公先後蜚聲禱部才名彪炳已足震懾一時公在甌為民望所歸而仲之令臨城良鄉也赫然聲稱溢於遐邇得非家傳世學業有眞修而措之文章事業難兄難弟又得非家西粤之山川靈秀毓於金昆玉季將為天下國家造無疆之福豈僅僅一郡邑乎哉棠棣之碑馳聲洛下而小秦大

泰不得專美於昔矣是則百姓之爲公計者正欲垂之於千百禩之下俾千百禩之人仰盛德而廑思猶得晉之耿光於簡編也不其偉哉行將勤之史册以慰吾聖天子重民牧之念不佞嘗閱漢史有何武者百姓爲之去思不置蓋公先世之著績者然愛以繼武名編庶前後炳燿云

報國錄一卷（李象坤匏菴集選）

明劉士焜撰（李象坤書後）遜國忠臣吾邑惟卓忠貞爲最著東湖樵夫則台人爭欲得之疑宋末釋也編修劉公諱現永嘉人其大節見於革除遺事秀水屠公叔方輯建文彙編次公名第四焉乃郡史書弗載詢之故老幾同舉漢魏以上事某獲交公之後人受韜君一夕偶譚往軼取彙編讀之至公名韜兄之蹙然曰此吾祖也因出宗譜閱之僅載其服官始末遺文雲露集可盈尺見其感時涕零句竟楮無有也則相與手殘帙揮淚慟哭蓋公既汲方黃之獄未息其伯氏覲爲楊東里諸人所器而楊金舊與公同事稱厚善裒梓公文盡削去其觚棱之作以亟亟全公氏族孰知公之名反以是掩哉遺像在幅前冰滄玉立肅衣瞻禮如拜岳鄂

王墳顧松檜皆霜色韜兄輯報國錄珍諸笥中壬午韜兄舉於鄉而居公長君弘肩適與同譜某緣是竊嘆節義之氣菌蒸藹茂未始孤植也明年韜兄遽遊逝又明年遭羅國變感慟時事向其嗣君索是稿兄鐫之昔賢之姓氏沈埋於蠹簡蟫編中必欲多方攷據以顯其蹟刻嘗吾世躬親其人哉乃更有灼爍於時顧使人凜性如不欲聞恐一入目則終身難化以節於涼德則又奚以解也嗟乎節義亦何負於人也今天子中興首政尊隆惠宗廟號其一時殉節諸臣靡弗褒錄距建文二百四十二年而論卒定於公者可以不朽矣卽受韜君修文地下亦可含毫而粲然矣崇禎甲申中長至日

平定耿逆事畧（一作貝子事實）

國朝周聲炣撰聲炣字慕峯郡庠諸生康熙十三年耿精忠反遣僞都督曾養性陷溫州十四年八月聲炣出城九月固山貝子統大兵經十七都潘橋聲炣隨征明年

六月至處州八月在閩以疾旋里記其事之本末爲斯編時康熙二十年辛酉

長白慶康亭從來捍災禦患救生民於水火之中其豐功偉烈固宜壽以貞珉隆以祀典歷千載而不可磨滅者也康熙十三年閩中遭耿逆之變擾及溫台各屬羣陰肆疫郡邑迭陷蹂躪之狀慘不堪言　朝廷特命貝子爲寧海將軍統領大兵救護溫台等處旋麾所至剿除畔逆撫恤塗炭溫台之民若登衽席經年底定台州未幾而括甌亦就平復溫郡屯兵日久受惠尤深地方士民咸思報德以貝子曾於西山護國寺恩軍遂爲建祠塑像供奉祿位以後人復立碑記表揚盛烈而西山左近朱家嶺及太平寺等處亦建祠奉貝子像位此其功德入人者深也乃以年湮世遠祠宇傾頹斷碣殘碑委諸榛莽夫古今來報功崇德當時宏其規制不數年而迹等滄桑徒於荒煙蔓草間流連景仰良可慨已余觀察來甌十年於茲屢擬重爲修建乃簿書鞅掌遷延不果心滋愧焉茲以奉　命總饑兩浙行將去甌查護國寺及太平寺舊建祠宇均已鞠爲茂草至朱家嶺原祠雖尚有規模而離城較遠地方泐險不足以昭崇敬愛於九山廣濟

寺左購地數弓另建一祠塑像設位遷原碑於祠中悉
如舊謁念貝子勘亂大勳載在　國史見諸誌乘固無
俟闡揚於萬一然以當日目覩偉伐風士謳吟詎無可
採因而徵文考獻適得貝子恢復溫台各郡事實一冊
天家譜書闕外助獻詳且悉矣以貝子天潢貴胄乃能
親歷戎行不避艱險與士卒相爲勞苦至於上體天心
下甦民困其盛德之及人所當厚以食報何竟論誠無
開而祀典闕如耶謹重付剞劂以廣流傳并詳請大府
春秋致祭庶崇祠俎豆並永河山宜爲在天之靈所呵
護抑亦尊崇敬禮之一端也刻既竣因述其緣起如此
咸豐三
年月日

右傳記上 名賢

莆陽人物志三卷（直齋書錄解題文獻通考）

宋何紘撰 解題通考皆作林紘誤（直齋書錄解題）以圖志不敘人
物故特爲是編莆壤地褊小而人物特盛（郝玉麟福建通志興化府

名宦何紘字文伯慶元二年知軍事才敏給爲政審先後奴隸走卒各得其所嘗作人物志

名臣事纂九卷（宋史藝文志）

宋葉適撰

東嘉人物志（愼江文徵）

明姜準撰（雍正通志）姜準博綜羣籍尤悉甌中典故著書二十七種（溫州經籍志）案艮峯書二十七種各志著錄塵海族譜一種今於愼江文徵得東嘉敎職世表東嘉科第年表二書自敘又據科第表敘知復有人物志之作足爲熟悉典故之證曾唯廣雁蕩山志又載有瑣談一書合之塵五種餘並無攷

敬梓錄（花萼樓集）

國朝周天錫撰

愼江獻徵（花萼樓集）周氏家錄（同上）

國朝周天錫撰

右傳記中總錄

海神靈應錄一卷(直齋書錄解題 文獻通考)

宋陸維則撰(維則永嘉貢士事跡無傳)(直齋書錄解題)太守韓彥直

子溫爲之序初元祐中太守直龍圖閣范峋夢海神曰

吾唐李德裕也郡城東北隅海仙壇之上有廟初不知

其爲何代人峋明日往謁其像卽夢中所見自是多響

應然封爵訓詞惟曰海神而已

南嶽遇師始末一卷(四庫全書總目)始作

本今從(絅菴集選)

宋夏元鼎撰(李象坤序)南嶽遇師始末一卷宋西域眞

人夏元鼎撰附於金丹詩訣之後元鼎字

宗禹吾郡永嘉人嗜學淹貫自負其才當南宋初造慨然有唾手燕雲志宛轉赴帥幕比銜命使為齊備極艱瘁以病病而習吐納法艮效乃解組從簪裳誌稱其後無疾端坐逝逝之日鄉人在閩見之寄書歸類眞得仙者鍾離翁不得逞於吐蕃遂從碧眼胡僧訊鸞鶴將毋同與緣是竊悟神仙自是血性男子事亦自是血性男子婺尾事奚必編木膚茹草實自齕齧已然始云童眞入道哉郡之西十里岑鑿清美元鼎昔歸隱其中地郎名夏僊予每遊焉所著陰符藥鏡悟眞諸講解俱闕不傳然三復茲編天之淬道之髓可烹煉而亟之矣

甌東政錄（千頃堂書目）

明項喬撰

筮仕錄（雍正通志）

明葉承遇撰

惠愛錄（三谷山人逝稿）玉陽錄　續愛錄　惠庠義田錄　當陽

學課錄同上

明戴賞撰（戴一元金峯戴先生墓誌銘嘉靖丙午選貢授廣東惠州府學訓導至則揭示諸生修己所宜又為置義田以餉貧士轉為湖廣當陽教諭所著有惠愛王陽積愛惠庠義田當陽學課諸錄歸田稿見聞諜著）

江北恤刑錄乾隆府志

明張陽春撰

平黎一箸乾隆府志 佐惠芉斑同上

明周一奎撰

江州計過錄雍正通志

明周應期撰

右傳記下　牒錄

葉學士唐史鈔十卷（宋史藝文志）

宋葉適撰（溫州經籍志）案宋魏仲舉五百家注音辯昌黎文集卷首列所收評論詁訓音釋諸儒名氏云永嘉葉氏名適字正則議論見唐鈔而史志及各書目所載水心氏撰述並無唐鈔之名惟宋史藝文志有葉學士唐史鈔十卷注云不知名攷水心官終寶文閣學士故宋人多稱爲葉學士所箸書亦以爲標題然則魏仲舉所謂唐史鈔殆即葉學士唐鈔也

十國紀年通譜（艮齋浪語集）

宋薛季宣撰　自序事明於一疑於衆舉其類則疑者明三代以前萬國分治書之典誥何其明且約也蓋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萬之國之政繫於一人四海之大猶一身上下之禮明中外之國治均比屋可封人亡異情載筆之臣何所記修律度量衡然猶未免於時守而同之也周德衰王迹熄徐楚僭叛征伐行於

諸侯正朔不稟於京師國異政家殊俗變風競作聲詩異編春秋常事不書類以舉其疑也太史公譜共和以來爲十二諸侯六國年表稽古之士得以攷見焉漢世宗紀年建元爲國家者循以爲故時疑世變自爲聲教者往往各名年紀二君並世則行一事異而正朔疑矣不明其類易舉其疑十二國判於唐衰於大宋中更五代時並異書讀其傳者不習其時常以爲病劉恕紀年載迹假日名甲子繫之年舉求明疑一其類矣至於參攷異邦之事則尚有臨軸而廢卷者爲之旁行譜繫列其歲紀舉疑明類輔成劉氏之闕先唐改元天祐而蜀猶以天復名年通譜之書從此而斷迄於平晉凡七十有六年年殊朔別用通譜於左方

右史鈔

月令合纂 雍正通志

國朝林占春撰

右時令

薛常州地理叢考一卷（宋史藝文志）

宋薛季宣撰

九州圖志（千頃堂書目宋史藝文補朱子語類作九域圖）

宋薛季宣撰（朱子語類薛常州作地志不載揚豫二州先生曰此二州所經歷見古今不同難下手故不作諸葛誠之要補之以只見冊子上底故也）

輿志合璧

國朝林占春撰

右地理一（總志）

沙陽志（萬姓統譜）

宋黎靖德撰（萬姓統譜）靖德嘉祐間爲沙縣主簿攝縣

事清謹善理繁劇博學能文詞嘗修沙陽志

濠梁志三卷（直齋書錄解題 文獻通考）

宋張季樗撰時嘉泰初元季樗知濠州

永寧編十五卷（宋史藝文志 直齋書錄解題 文獻通考 國史經籍志）

宋陳謙撰時嘉定九年留元剛茂潛爲太守（讀書附志）

敘州敘縣敘山敘川敘賦敘役敘兵敘人敘産敘遺凡十一類（王象之輿地碑目）永寧編陳謙所述留元剛序云是編非取夫捜摭新古誇詡彡牓而已事變之會風俗之趨蓋將有考焉觀敘州自守凡幾人孰賢孰否觀敘人自國朝以來作者幾人孰先孰後熙寧而後所易兵制善於古否建炎而後所增賦稅安於民否水利何爲而便役法何爲而病是非得失之迹興廢沿革之由安危理亂於是乎在一言去取萬世取信

清源志七卷（直齋書錄解題）（文獻通考）（世善堂藏書目錄）源下衍山字

宋戴溪撰時慶元己未溪通判泉州太守信安劉穎也（溫州經籍志）明文淵閣書目世善堂書目並有其書今則久無傳本惟王氏輿地紀勝泉州畧引數條其體例無可攷也

零陵志十卷（直齋書錄解題）（文獻通考）（宋史藝文志）

宋徐自明撰慥堂知永州在嘉定十年十二月志成於嘉定己卯蓋除官後二年也

浮光圖志三卷（宋史藝文志）

宋徐自明撰浮光即光州慥堂著圖志疑嘗官光州也

桂陽志五卷（宋史藝文志）

宋周端朝撰文忠嘗爲桂陽軍教授成此書

景陵志十四卷（宋史藝文志）

宋林英發撰（讀書附志）嘉定庚辰郡文學林英發修詩文集附焉唐陸鴻漸皮日休陸龜蒙皇朝宋昱宋祁晏殊吳育楊徽之蘇紳石延年王禹偁張耒諸公之作爲多（趙宏恩江南通志）太倉州流寓宋林英發永嘉人贅居嘉定知建昌縣戡定洞寇擢知壽昌軍趙與𥲅常師事之卒葬蘇州穹窿山

盱江續志十卷（宋史藝文志）

宋姜得平撰得平嘗官建昌軍教授撰此書

溫州府志二十二卷（千頃堂書目天一閣書目明史藝文志作二十三卷）

明王瓚撰（溫州經籍志）此書修於宏治十六年文定官編修時也經義考屢引其書以校萬厤府志皆不及其

詳核令傳本罕覯惜哉

自敘

太一既判而兩儀位矣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器體夫道行乎其中而綱維之是形而下者可紀形而上者寶在焉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達其志而通其欲齊其政而修其教未有外道而冒爲者禹別九州定其山川分其圻界條其物產辨其貢賦周則夏官掌九州之圖以知山林川澤之阻地官掌方志以知地俗春官以星土辨封域秋官掌圖地以辨財用九穀六畜之數司徒掌土物八民之詳以佐王擾邦國家宰實領其事而亦總爲史官之職其即事即物有條有倫孰非道之著也遷固任陸而下有志輿地者衆矣君子猶或議之則志事豈易言哉溫爲東甌古壤在浙東極處杭江界瀆天設奇勝危峯層巒環控四境蟠幽宅阻一巨都會民風土俗之良尚矣載籍有紀蓋起於晉如永嘉記是已繼是爲圖經爲志爲譌爲編作者迭興歲久湮燬皇明洪武已未任守敬一脩之然所紀悉逮運初務未及重熙累洽之盛也況當詳而畧當約而泛其亦奚所鈞考以爲政化資哉弘治庚申吉水鄧侯安濟來知郡事誠察民俗崇邁文教銳有志於編纂方勤撫綏未遑也越三年治洽民和郡以無事爰命瓚等於南塘日新

寺緣舊志而輯理之侯時臨閱焉商訂得失酌量去取
冊繁就簡黜駁登純振鴻纖而罔漏貫徹昧而畢舉凡
六越月而成編總爲二十二卷卷爲之敘則都意欲以
識顚末示警發也雖然志所紀者若郡邑城池形勝風
俗山川土產賦役學校公署官職科第人物爲類不一
皆器也由器揆道存乎其人是故有郡邑則有治之之
道有城池則有守之之道有形勝則有壯之之道有風
俗則有敦之之道有山川則有位之之道有土產則有
育之之道有賦役則有均之之道有學校則有教之之
道有公署則有居之之道有宦職則有位之之道有科
第則有與之之道有人物則有重之成之之道器不能
無道而自淑道不能無器而自行也吏斯土者依於道
以制器生長於斯者依於道以爲器重其所以俠闊見
閣開廟知處舍志易觀哉觀紀事之文而紗會言意之
表眞知夫道器之不相離以厲其職分之當然則志之
助與爲大斯鄧侯輯志之本心斆瓚備員史官之後而
又生長於境內則輯志固其職也識隨才疎魏無以副
而還朝戒期則其勢宜弗能精以詳也補正闕爽而關
理之瓚於博洽君子有厚望焉同事者鄉貢進士蔡君
芳參詳其事者同知李侯增通判劉侯塘推官何侯鼎

指揮陳侯璠弘治十六年癸亥春三月　〔鄧淮敘〕今天
下十有三省而浙爲首浙十有一郡而溫獨遠溫之去
浙千有餘里杭閩福控台栝寶東南沃壤倚山爲城環
海爲池有五邑爲之聯屬有三衛八守禦所交錯布列
爲之保障際海之外皆裔邦居之是郡雖遠而關緊則
重矣今也山不裂石海不揚波民安於田里而吏安於
職守者豈非我明天子御極聖德廣被海宇廓清而致
然耶撫今思昔可深慨者自元主中國天下淪胥及方
國珍據海上溫更被其荼毒斯民之不幸一至此哉我
太祖高皇帝再造華夏降方氏於海隅夫然後溫之舊
染汙習一切除去維新善俗油然奮興式克至於今日
神功聖德昭揭宇宙高三王而過五帝矣故淮來守此
邦郎欲求方氏面縛之所想像其形容以彰我聖祖功
德使海隅日出皆知休養生息涵煦百年之深者幸生
大明之世亦君臣之體然也夫以一郡之小而清明之
治體闕焉生民之休戚判焉郡志其可不修耶郡故有
志簡或脫漏辭或繁複覽閱之際滑雜可厭於是謀諸
王太史思獻重加編輯思獻郡人蓋有不得辭其責者
況嘗修國史修會典而何有於茲哉淮無似自登第以
來周旋民事二十餘年剖符於溫又若輿山川人民祉

稷相默契者是志之修實維素心憤借據而感皇仁凡以爲是民也公務之暇參詳其去取删定其可否務實損益之中而得乎紀載之要文雖簡而意必該名一存而實必副出建郡以迄今其山川之美人物之盛道一學之懿政績之詳本末精粗一以貫之而無遺矣展卷畢目了然具見庶幾吾郡人士知今之所以安於太平無一事者皆上之賜且因一郡以知天之下也

溫州府志八卷（國史經籍志千頃堂書目天一閣書目）

明張孚敬撰時嘉靖丁酉（自敘）父子君臣人之大倫也舍此言治皆苟而已溫古揚州之域比宋遂稱小鄒魯我朝皇上嗣位朝議宰宋濮王故事以皇上考孝宗叔與獻皇帝舉朝力爭余曰此倫理綱常攸繫獨上疏上親覽之曰此論一出吾父子可終完也此議遂定漢宋俱成陋習矣禮成余忝官黃閣十年以老病乞休觀舊志深有憾焉夫吾溫城池風俗山川人物輿夫宮室邱墓書目詩文之類間有可觀者采錄之孰有大於明倫者哉千百年之下孰有過於此者哉書此作郡志序

永嘉縣志十卷（千頃堂書目乾隆縣志作九卷）

明王叔果撰嘉靖丙寅邑令程文著刊（自敘）古者諸侯之邦必有史今邑之疆域視古侯邦庶務叢焉民風吏治人才出焉志以紀之其史之遺乎志與史體殊而用一是故其事貴核其辭貴推其義貴正而嚴匪是則眩衆數觀而不足以鑿省奚取於志哉永嘉爲附郭邑宋元以來代有述者率統於郡志嘗見太平謝文肅公有永嘉志序而未睹其書吾鄉王文定公宏治間作郡志迄今踰六十載其間人事世變彩矣雖嗣有纂輯亦多廢而不傳予家食頃暇懼文獻無徵欲有效於鄉邦而友人王拱甫氏則嘗受郡公之命從事於茲而未就緒爰相與纘訂別爲例作九志不敢局煩媿不使衆聞知假館於白塔僧舍屬兒輩編輯書成乃質於鄉達諸公以祈是正顧詞義蕪陋且多所借踰竊懼不免於數而徼罪焉爾邑侯程景山公覽而善之曰吾聞入國問俗學古入官是編固政之紀也豈惟文獻攸徵哉請屬諸梓人以爲從政者鑒焉遂畀之（程文著敘）古者列國各有史官皆茂遝時獻加晉董狐楚左史倚相之倫是以春秋之書概

多實錄仲尼得因爲經以垂教戒自郡縣之制興成總於朝廷而外史無專職碩人瑰士適始因漢之八制志焉省郡州縣等志職非世守任不盡賢於是有婁蔓紛華則僕陋無彩制作紛紜而醜好始多類矣著承之永嘉至則求舊典而考民風時鄉先生憲使西華王公適有新編既三閱歲而始得受而卒業則歎曰秩然有序粲然有文若斯志也可以語不朽矣夫志以地擧然有首與地有官沿革斯故次建置治以生民故次食貨民非故神莫主地非不治也故次祠祀次秩官於是乎制科正立而賢俊興焉故次選擧次人物即復有當志而非其科者則以外志雜志終焉夫序者申緒者也非序則端弗明論者闡厥義者也非論則微厥顯贊者數厥善者也非贊則美弗彰九志陳而三制備夫然後故實明而鑒省昭矣故曰若斯志也可以語不朽也雖然予竊有大懼焉夫志莫非予事也今既三年矣風俗增偷則媿輿地學志不宏則媿建置催科政拙則媿食貨民福未臻則媿祠祀官蹟不著則媿秩官若其選擧人物之彬彬者固山川之毓奇而昔賢之教在也曷足以道余之責哉予行有日弗可追矣謹序刻之以裨後之君子

温州府志十八卷（四庫全書總目）千頃堂書目）遜學齋藏明槧本

明王光蘊撰

右布政丹陽湯日昭序東甌爲郡內錯萬山外連大海重岡複嶺蓊薈鬱而風濤迅速倏忽千里海上諸夷若在門戶戎心叵測桴鼓時聞甌雖僻在一隅實當東南要害其犇發彈壓關係十倍它州也歷觀往牒東甌君長七閩南越皆據有疆土南面稱孤宋季播遷於焉駐蹕遂議遷都事雖不果而地重可知已且也林木蔥郁栗魚鼈之饒牢盆之利甲於他郡其民無不衣被文綺吹竽鼓瑟六博蹴踘呰窳不事事而好游閒往時島夷蝸集毋亦醞以致之以地則重若彼以民則饒且怠若此惕侮予之咏待暴客之來海波雖揚戶牖不撤甚哉甌之不可忘備自宋元而已然矣我國家特設重兵牙制碁列藩臬大吏建旄開府其中飭防訓士厥有司存蓋巍然一重鎮也經制備矣而紀載缺焉余不佞嚮守是邦悵舊志之闕佚而思一編輯之鞅掌簿書不遑咨訪則貽書王宣州若其弟憲副君請受簡無何不佞遷秩湖西則又貽書州守劉君若林君請決策無何而不佞以右轄復治兵東甌矣於時王君適謝宣州憲副亦以入蜀還里於是守陳君繼至

慨然董其事相與分局編摩殫心校核而宣州君實載筆於茲朞年而告成事弘治以來九十餘年之郡覆一朝具發不惟觀法備而諸所沿革悉陳鴻鉅並列足稱信史眞千載之一時矣按郡故有志或詳於民事而畧於兵或分志於五邑而畧於郡不侫卒業是編則輿地幅員之廣狹建置祠事之廢興戸口食貨之登耗官師文獻之汙隆犂然具焉至若尺籍應募之士幾何人峙備之粟支幾何歲艨艟舩艎幾何具弓矢之張刀劍之鍾鈹戮之■其厲何若水陸犀甲布列何所地圖轘轅之險可以絕道其扼闗設伏以禆金湯者何在歲時簡校步伐驅馭兵將之術何施烽燧一臯援枹而前直可以按籍而稽借籌而算余不侫職在疆場故於此篇三致意焉後之人求折衝於樽俎則方策具在矣是役也郡邑大夫及鄉搢紳僉謂不侫實始終之若天假之會也而屬余序諸首簡余惟採摭筆削實三太守及鄉先生之力為多余何敢獨掠然予從事茲土前後十許年經畫兵民粗有緒理不敢矯附削草之聲而自托於趙營平不嫌伐勞之義其亦可藉以少報塞乎則不敢讓因諾而為之序萬曆三十二年夏四月上澣（知府漳浦陳公相

序

昔我太祖高皇帝定寰宇畫邦國於海邊諸

郡經制獨詳而尤莫詳於甌輔以三衛九所翼以三關
九營樓櫓甲兵星布雲屯非以甌爲東南重鎭全衛所
恃以輕重哉余觀夫東甌勝狀複嶺重崗環若列嶂崇
崕峭壁■若指戟長江滙其北大河經其南周遭迴伏
若血脈之穿貫襟帶之拖束以故明初盛時端人正士
朋興輩出與海內英賢競爽遊斯地者或以文章風流
著或以節槩勳名著彪彪炳炳令人執鞭有餘慕焉夫
非以地靈相協應耶以經制之備若此山水之奇若此
文物之盛又若此是可以無志甌固有志其來舊矣
然自宏治以迄於今越百年而不修其間沿革損益殘
缺散佚者多不可執以爲信志或幾乎廢矣於時當事
者非不有槩於中率謙讓而未遑即或搜緝編摩見有
次第竟未卒業豈志之成固有待耶余舊宣州也至於
是邦則與謝家玉樹後先重逢謂非此生厚幸適王宣
州季宣以所修志相質余喜其遘會而樂觀其成遂欣
然直任之不辭昔夫子志夏殷之禮傷杞宋之無徵非
獨其記事缺也爲其所以綱紀世道維持人心者湮沒
而不存也以今觀之甌志非不詳於紀載然山川有定
位幅員有定界賦役兵戎有定額宮廟廨宇有定制秩
祀典禮有定規例不可以不志即志有不備各有司存

不失尺寸夫國於天地有與立焉要其所以長存而不朽者不在是也乃若官師之得失人物之盛衰忠孝義節之微顯風俗習尚之淆漓則所關於世道人心者甚大是故收之不可不廣而品之不可不精蓋典刑既遠則清徵不顯揚扢湮津則法戒具存覩斯志也將必有勃然興鰓然恐瞿然而感化者矣子貢所謂道未墜於地賢識其大者此也是一國之信史也是役也方伯湯公實經始之前守劉公與林君相繼肆力雖參互考訂非出一人然始終載筆者宣州始終董成者則湯公也稿既具矣余然不能贊一詞惟其可爲綱紀維持者惓惓與宣州協力商確爲諸固不暇及也志成付梓爲序弁其端萬厤三十二年甲辰冬十一月既望　知府晉江

蔣光彥序余受符東甌甫下車考政問俗惟條晰興革利病是亟適郡之新志成請序於余余披閱之纚纚具矣開局編摩前三守及一二薦紳爲之余後至不任載筆亦不敢受勞但及觀厥成不復贊一辭也余因是竊思之夫魯天子之事守春秋亦魯國之志仲尼因之作經寓法於褒貶進退以爲華袞斧鉞考所筆削書地爵名氏不過隱桓定哀間赴告策書征伐會盟之事當時則載非時則已未嘗遠引旁涉上記軒轅下考夏殷杞

宋之無徵但闕之而已蓋其愼也網羅天下放失舊聞上下千載勤成一編太史遷始爲之班孟堅稱其不虛美不隱惡然至於是非之際猶以爲頗謬聖人有遺論焉大氏蒐囊太多則考核難據推畧益遠則瑕瑜失眞傳信一闕疑雖生當聖人之後尙有所存說而不敢盡乃欲以一人之臆見一時之懸斷令終古及今行事皆詳而無畧皆得而無失鮮不誤矣夫若斯虗實錄之難也故與其强執而信之不若姑俟而疑之與其訂燕郢於往昔不如愼亥豕於今日茲掌斯事紹正之大都云余按東甌舊有志始自漢晉迄於明典數千年間一郡遺文古事靡不畢集博矣外駮故有雅馴亦多乃宏治以後之書缺焉薦紳先生問以弘正軼事進進難言顧弗深考竟弗傳或時時見於他說多不可信是以當事者有慨於中思一編輯之從始底卒業竭六七年校讐力約煩補遺於舊有加今吿成書矣夫此東甌地耳錯山帶海匯江經河如故也要害何常之有漢時爲東海王名稱孤竊據之都宋時爲天子駐翠華之所而今但東南名郡藩大吏與二千石所建旌設軾而治百姓者也郡邑亦何常之有或屬會稽郡或屬臨海郡或爲永嘉郡又或名縉州不置郡或廢僑州爲永嘉或廢永嘉復

栝州唐置溫州屬越宋因之後改為瑞安府而今則以郡名溫永嘉瑞安俱隸邑也吏治亦何常之有王逸少謝康樂兩君子其著者春州也不流連虜出游賦詩不廢閣乎而今守若令但藐藐奉三尺救過不瞻何暇論繩墨之外也發與乘乎勢沿革因乎時變通存乎人夫亦表時記事而已今無暇詳引請言其概往者弘正之際甌稱治郡矣恬熙承平民不知兵三衛九所星布雲屯但具設令有備耳彼一時也嘉靖之季島夷內訌騷薄城下相顧無兵內地被其躪蹂後是以有增營增募多置樓船軍之議隆萬以來海波復靜軍士但坐食仰給縣官費月餉歲支無以繼近是以有言汰言練罷應募兵之議然而已設者終不可罷糜費者竟莫能省也昔若無兵兵以強今稱有兵兵以肥此其故可思也一謠俗也昔何以樸今何以靡一文使也昔何以馴今何以離一訟獄也昔何以簡今何以煩一供億也昔何以減今何以增一財賦也昔何費而有餘今何節而不足當亦輓近世通變得失之林也按之舊事何必盡同仲尼修魯史但口授其弟子為有所譏刺褒諱挹損不可書見太史公言漢廷事有所表見多不虛如其指也亦少褒矣往往於封禪平準諸書中微見其刺使人深思

而自得之今史氏既遷盡廢紬不用大率治行志人物
志所稱有賢賢無賤不肖乃近古長厚不非大夫不招
人過之意夫借勸以爲懲舉一而風百褒予不虛獎溢
無爽彌世摩俗宜若可爲矣仲尼論政布在方策此其
大畧也盜能無失存之以俟君子一郡權變近俗易行
有足采者班孟堅謬史遷其自著漢書反貽人目睫之
論滋議之難一也蓋自古歎之何敢知但且政此爲
方策矣萬歷三十三年乙巳冬十二月既望（知府長
樂林縈衛序東甌新志成郡守吳航林維衛觀之首閱
輿地見沿革曰東甌世代之變遷也若是乎後來繼今紛更
且安窮也及分野世口代誰謂温遠是有牽牛之分於天其
尚悲於禨祥之徵及驅城山川日此於浙其最東者歟
控閩引楛枕江界濵峰巒四塞沃腴千里太平之雄鎮
草昧之窟也夫及橋梁津渡日温水國也匪是民莫濟
矣然而可虞也[illegible]飭之耳及風俗曰懿哉人勤於力
省於事知恥自愛浸淫於儒則誠小鄒魯也試問閭閻
其亦尚有敬信巫者乎其亦尚有火葬溺女者乎有
司化導鄉哲儀刑可以幡然變矣閭建置及學校日國
家以此爐也以範温士而鑄之肖而範故大可用也無若
躍冶然人且以爲不祥及郵舍日嗟乎是世之苦於橫

擾而勢莫禁者溫僻在隅可以少安閩祠祀曰夫血食者以報且以勸匪是者宜毀彼宜廬不廬反曰職何耶閩食貨曰昔先王任土作貢十一而賦三日而役國足而民有餘今物產非加蕃土田非加拓生齒非加彩然而誅求之額一倍蓰他日叫囂隳突雞犬靡盜且東南民力久稱竭矣一溫安得獨裕吾儕司牧無亦保障是爲豈其朝夕繭絲擴肌及骨以爲愉快令皮盡而毛無傅也閩兵防曰思深哉信國之籌邊乎扼要而屯星羅棋布鯨鯢揚波虎豹固在山也如畫得練韜鈐挾忠烈者表裏犄角之何憂於島夷閩秩官曰此莫非天工代之而曠之乎夫誰敢閩治行曰赫乎偉哉心苟在民風流治恪勤亦治廉屬治寬和亦治吾與二三有司請於王謝以下諸君子自擇而慎處一焉毋第豔羨筆墨山水之娛取諸效曠也閩選舉曰科目非古也迨觀溫名碩蔑不縣是夫數奏以言明試以功亦猶行古之道乎焉用多歧其以濫倖實也閩人物曰山英川靈其洩於是乎道德勛烈節行文章如雨如雲此暉彼映彪炳當年焜燿來禩生是邦也夫亦其有景心景斯奮奮斯肖矣及列女曰此夫妾婦而丈夫其者耶奈何世有丈夫而妾婦者也可愧已及方技仙釋曰道之所不載也然而郡

有之矣存而勿論可也閱藝文日人以言傳言以人傳兩者皆不朽而人重矣閱襍志及遺事日悲夫航海之役有心哉文山乎天若再宋溫亦趙家之郎墨也方氏何人其欲爲採乎勢窮就獨祇遺錢氏三王嘔耳是幺歷竊據之前車也志及此詳矣閒蓋有見而不議者焉是志也監弘治癸亥志而刪闕之增以正嘉慶厤百年之蹟幾易袞葛而始脫稿爲卷凡十有八前郡守京口湯公刱其議大粱劉公嗣其志鄉大夫王洞王公光蘊省菴王公繼明蓮其裁博士余君承蘭陳君大奎弟子員周予恭戴宗璠等共其事而先令郡丞羅君應台陳君禹謨別篤王君鍔命彭君創基司理朱君道相則偕不佞樂其成者也遂並敘之萬厤二十八年秋九月既望

光蘊自序

自昔有國必有史秦人裂國而爲郡史遂闕焉後之君子更而爲志其紀錄署與史同而史有專官世相及也志惟有位者之所委畀更數十載而始一修之其所重者在於品藻人倫昭示衡鑑使世有所勸而懲焉史以官爲守故得善惡並書以信其筆行其直志徒載筆近史而非若史之有專官也其所書者非郡邑大夫則鄉之先達亦不得不少諱矣故自好之士往往引嫌自託而避不爲志而使一郡之經制典籍放

失泯沒而漫無可考則亦豈細故邪夫子作春秋以四夫而用一王之法以繩列國之諸侯然不以爲避者其有以自信也士君子誦法先王稱引孔氏高論千古而吾稟宗國之盛美不傳廢賢守相之業不述亦不廣矣吾溫故有志其可考者始於宋永嘉譜至我明洪武初有圖經志弘治間而宗伯王文定公纂始更爲之迄今百年矣萬厤王辰京口湯侯來守吾郡方議修輯尋以遷秩行大梁劉侯繼之進博士弟子而諏爲東顧古稱鄉魯惟是文學爲彬彬諸弟子鼓篋膠庠淵源具在今文獻之謂何爰命啟局各彈其所聞知喻一期而志成爲卷凡十有八既秩然矣會侯移守議輔而繼以長樂林侯按成書而手自欵摘寄不侯蘊於宣州郡齋惟執事之正之也蘊謝不敏而會宅憂山居林侯請益力且以先大夫之有永嘉志也曰無以予小子召公是似蘊惟郡志之輯殆諭百年宗儒鉅公代有作者豈其獨有難焉而令蕪廢至今則具不安前所指矣使不侯必引避誰當卒不避者乃受而卒業稍爲整齊詮次間爲論著以發其義蓋因乎成書者十九而附以聽說者十一要以原本山川綜覈民物兵刑賦役焯有成規典則文章昭然並舉大都一稟於令甲而酌以時宜秩王章明法

守敦本尚實以蕃衛民使教化有禆焉亦庶幾矣蓋百餘年而先後沿革是非興壞之迹瞭然也長人者而衷以爲治都人士景行高山有餘師焉東甌之文獻其不亦有徵乎哉書既成而會湯侯以右轄治兵於甌以其始之未竟而樂今之有成也更手校而正之清漳陳侯以加諸梓自丁酉首事幾十年以侯今晉江蔣侯而工始克竣觀成焉吁其難哉然不侫竊有懼焉馬遷史籍千載擅場而孟堅猶將求多儒者律令春秋後繩百氏多受不忍以病子長衆口之難調久矣不侫惡敢望遷而繆成茲役徽惠郡侯暨諸博士以幸成籍所掛漏而衡決者爲不少矣世有辭焉烏以藉口惟平生斤斤繩墨自信靡他袒焉示人以受羣射不侫何心以部人士之心爲心耳抑不侫之有茲役也因鄉國之故實以牘而存之非不侫自以爲私也集鄉國之羣彥以筆而成之非不侫自以爲能也蓋居是邦而操觚能言之士皆與有責焉乃不侫僭承之不侫之罪也而東甌文獻幾佚矣因以不墜是不侫之罪不侫之所安而不敢以爲遊也將有博雅君子篤古自信嗣成一家之言比於春秋以維世貞教則是編也其以先草創備遺忘不亦可乎哉庸書以爲序萬厤三十三年乙巳秋九月

四庫

全書總目是編成於萬厤丁已凡爲類十三爲目七十四頗多舛畧如形勝門祇畧序舊志數行而梁即遲永嘉郡敎所稱控山帶海云云祝穆方輿勝覽所稱郡當甌越之衢云云皆末之載此皆失諸眉睫之前學校門祇載梅溪雁山兩書院而永嘉書院之建於宋時載於王圻續文獻通考者亦不及詳其桂漏可想又治行志中分稱邑頁吏爲二門體例亦嫌繁碎　溫州經籍志此書卷首題郡守湯日昭總修訓導陳大奎敎諭余承蘭郡人王光蘊王繼明纂修據季宜自序則倡修始於日招而定本則出季宣手通志題陳余諸人同修蓋偶末審志凡分十二類首輿地次建置次祠祀次食貨次兵戎次秩官次治行次選舉次人物而終以雜志季宜爲西華副使于家學淵原世傳文學故此書體裁尚爲淵雅凡例稱宏治以前大都仍舊稍稍刪潤之正德以後則據五邑新志采永嘉譜所載故實舊志遺脫者以補之故其書中雖小小疏舛所不能無而校之近時康熙乾隆諸志則終爲近古硋訛補闕漁獵不窮況永嘉譜明以後久佚王文定所修正德志今亦罕覯此書既以兩書爲藍本故所紀宋元以前舊聞佚事尤多有根據不似流俗地志率憑虛肊造不可究詰年代寖遠傳

播絕稀印帙偶存誠吾鄉之寶笈也至四庫總目以學校門失收永嘉書院一事議其挂漏致此志之古蹟門蓋已載入因明時書院已廢故[illegible]校門不復紀述修書諸公於全志先後義例未及詳[illegible]有此論矣

永嘉縣志十七卷（乾隆縣志）

明王光蘊撰時萬厤庚子（自敘）夫志猶史也古者列國有史世史職之大史遷守父之業於陰陽儒墨名法道德靡不究其要指博洽諏而精考核斐然成一家言叔皮傳心史籍緯以國典孟堅嗣爲漢書絜長龍門故古今史家二氏稱嚆矢焉迨世史職廢而後世藝文之士率爲野史私乘以備史官採擇庶幾古遺法也永嘉志故無考嘉靖末先君輯九志摭故實羅散逸纚纚乎備矣刻板近燬蘊竊傷之又念往爲志迄今幾四十年時積事彩失今不續後將多佚矧手澤具在哉頃受校郡志稍稍悉顛末隨奉同安林侯之命遂於退食暇按前志鈔而續之間補其畧而仍舊志什五夫予之續是志也非敢自附世業而日纂述有加於前也惟征科雜需往苦煩蠹自均平經賦而疲困甦島夷奔突往虞瘡毒自海防戒嚴而寇患息人物

著傳往以世概次而獨行罕述今類倣諸志列以品目碩彥既表而章布砥行者亦附施於設世總之通以追先猷而概於世法徵之見聞而副在掌故勉卒業乎父書亦徵靈於山川也與雖然蘊不能無懼焉志之用所以昭往訓來輔政教之所不逮也不顧往蹟易湮名言孔訛載之往不審不可謂昭影附聲傳不可謂審於志實有缺亦何訓之能爲先君學行軌於先程前所爲志主於嚴正爲鄉邦所信傳非一口矣蘊固陋蕪淺愧不能有所闡述而修事騭觀階於論說則深以昭往訓來爲兢兢爰屬讐校付之剞劂匱以嗣前修而備遺亡焉耳如日良弓良冶世受箕　裘以竊比史氏小子何敢承敬以叢正族之邦人君子

知縣上海姚永濟敘

永嘉山水秀甲東南蓋自謝客游覽篇章與巖洞映發土沃壤厚風美俗淳余聞之父老無論家詩書戶花竹士大夫彬彬禮讓卽閭左負販相貿易亦溫其詞色恥吹吹競價行人值昏暮或避風雨驟而入人家父兄子弟悉出勞苦次第供具不必有平生半面也黔首嚴事官長凜凜畏三尺村翁田父訓子姪恆以早輸稅急公家爲務有頭白不識縣門者余心雅慕其土風頃乃從東陽移官永嘉而喜可知也始余聞人言東陽風俗澆甚好鬬健訟號

嚴邑比余下車殊不關余壹以慈和簡易治之東陽元元與余游於太上之風乃永嘉之俗故湻而余以治東陽者治之日可坐而登於理夫澆與湻亦何常之有視上之人所以風之者邑故有志創自西華王先生其子季宣君重修焉法嚴格正事核辭宣則犁然矣邦士大夫以余濫竽令長屬一言弁首余所知邑士風湻美至其山川迴合建置沿革人物臧否吏治汚隆則良史之不律章章焉簿領倉父烏能贊一辭見循良則飲水見苛墨則探湯是令事也自康樂品永嘉山水後風流文彩照映林壑詞人韻士接踵至今烈烈焉標韻勝矣然於吏治之汚隆黔首之利病則邈不相關也者東西漢傳循吏不纂入文學傳文學不纂入吏治要各有所重焉乃今觀循吏之列在志中者班班矣是我曹後來者之師表也余爲吏言吏故獨詳焉以此

高湻縣志十四卷 江寧府志

明項維聰撰 自序余視湻三載許徼天之幸亦三載稔邑父老子弟相勗以常業雞犬無恙桑麻蔚然顧而喜曰邑實庇余余何能庇邑居無事事取舊志讀之慨然嘆焉此雖非吾民之利病勸戒所繫而取槩

畀乃爾將何以重一方光于禩也於是索生尙賓陳生鏞靈吳生山巍輩詣余以重修請余謝不敏然於義於諸時非所敢辭遂擇日開局講編摩之役隸都邑者諏諸者里隸學校者諏青衿隸故實者諏諸紳先生各出所聞裒以膺見而授簡於吾鄉張君子檀以總其事近朔志成余以邑長當序簡首序日邑有志所以紀載往跡助流政教也志以久遠而議修所以備文因革著時變也桑田滄海陵谷亦以遷大輅椎輪質文乘而異尙為政者可膠一定之柱刻中流之舟乎夫政之因時以時之趨也以漸趨之不可已也亦不可乎極也爭乎時者禁之不趨也任乎時者之逐之而趨也故為政者不禁其趨亦不逐其趨察乎時之所以來導乎時之所以往非詳核於今昔因革之故其道所由矣今嘗三復斯志而有慨於涫之因革也因不必論革論其革者官民二田也昔昧權今一之則矣馬場昔種馬今改而租矣漕米國計也昔本今折矣鹽法民利也昔用單今改食矣寺田緇流也左藏也昔坐享而今且輸公矣他如戶減也因而減里事省也并以省官撥情而宜度勢而順窮則變變則通而涫民晏如也此非更張之善者乎乃可為扼腕者者黑蜧為祟陽侯佐之蕩涫之產十餘萬原野蕭瑟至不囊

可支過年以來復多傳派今閱歲額如神宮監米豆光祿太倉折色諸費皆故籍所不載先世所未起者田土則昔有而今無供億則昔無而今有誰實生厲貽之梗手是用列之條款別以新增後之人讀而維之即未能獨新稅以復舊制亦不至聞蟻穴以徇末流庶幾亦隨時拯溺之藥耳抑余猶杞慮焉故老為余言文皇帝時齋尚書泰仕而見詠人以儒諱里巷非襏襫則襁襪無咿唔者二百年來家紱戶誦依然鄉魯彬彬文學矣嘉隆之際俗尚醇俶民環堵而居大布之衣而今易以爽墻彫其橫梲被絲而曳縞者且絡繹道路也今俗故負氣見犯則蔑交手令尹之庭易為輸服耳而今稍稍習規避矣以質若彼以文若此時則使然夫盛者衰之因微者積之始吾未知詩書禮樂之不為浮靡嚆矢也吾未知弘敞鮮麗之不為淫泆前茅也吾未知靡聽利巧便之不為知故亦械也因時之宜挽趨之極其在令是邑者與二三君子共圖之哉此余修志意也若夫名賢繳行貞女芳標清修拔俗之操慊慨好施之誼人有獨檀善有殊稱亦各鉅細無遺詳略互見總之與善何害從寬毀譽吾無其心知罪亦聽之矣覽是志者外驪黃而得之是為序萬曆三十四年丙午永嘉項維聰撰一鄞人

張子檯序往余輯建平志建平君曰闕文例也志大凡
而可蒐羅稍疏不無挂漏焉適項令君目之謂亦足備
一方典因閱高涫舊志大以脫暑爲慨遂馳函邀余授
筆札之役余至以更修大指請則曰長世字民務在析
利弊欲析利弊必考興革涫自分壞來百有餘年其間
事變屢遷若滄桑然不辨而紀於籍蔑以鏡俗求理矣
語詳令君自爲序中余歎曰令君其大有造於涫至此
乎夫奉藩守宇者率以刑獄錢穀期會簿書日不暇給
稽古理文似非切務即事纂修又惟被飾厥章用垂名
氏其於吏治民艱不必盡晰也亦多軌迹可遵里閭儷
然安父無傾更要束也者而涫則可異矣儒風民俗奢
儉質文之趨既若狂瀾之莫砥其甚者滔天巨浸息壤
難堙產設民流日脧月削此還定安集之不違而征求
之額且迭增也令君謂田土則昔有而今無供億則昔
無而今有此尤其扼掔痛悼之最切者蓋力能撫者既
不顧利害以身肩之而格於時勢之不可爲則務爲憫
恤若所云催科中撫字者而末已也恐列於籍用詔將
來與革而利則示承宜仍與革而弊則亟當圖罷寓深
慨於徵詞於民瘼三致意焉皆令君所授指也合君英
風霞爽才繫古今以鴻藻魁南宮出綰銅墨潔齊冬冰

恩湛春露撫綏之餘猶廑靡騁之慮冀後之治淳者棱籍而究時艱隨力拯救猶之令君在事也甘棠蔽芾樾蔭依然所流惠於淳者寍有涯矣則是舉也實此邑不可已之要典匪直具文也卽翰墨爲勤績矣不者山川方域猶故也建設儀文有昔規也食貨獻程循用無改也往牒已載何復更爲第余智囿挈瓶藝懈驅壘編摩無術竊擬輪轅所幸邑有名公碩彥各勤採獵開廣聞見集衆美以禆余而飾漏藐蕪提掇領要則攝柄於令君余僅爲次第之如此及期役竣爲天文志者二地理志者一十有一八事志者二十有三總一十有四卷極知骫骳貽誚大方然記事述情視建志稍詳矣明年令君遷南水衡余再訪之白下會刻成爲識顛末於末簡萬曆丁未孟夏朔　〔姚鼐江寍府志〕項維聰字聽所萬曆時知高淳縣勤政惠民榜其署曰冰壺暇日課士不倦文教丕振纂修邑志克備三長士民思之特爲祠祀

永嘉縣志十四卷〔雍正通志〕

國朝林占春周天錫撰〔雍正通志〕康熙癸丑知縣馬琾聘

邑人林占春周天錫修壬戌知縣鄭廷俊續修王錫琯

序

〔鄭廷俊序〕今天下車書一同共球四集三代以來幅員廣大太有加昭代之盛者也永嘉爲古郡名考之曩昔在兩浙中山川秀麗疆域豐饒魚鹽輻輳頗稱樂土典午以來如孫興公王逸少顏延之謝康樂諸君皆以儒絃風流薰陶習俗嗣是碩佐名賢後先踵起至今有小鄒魯之稱感矣哉余不敏忝宰茲邑直閩變後駭鹿初歸哀鴻甫集雖山川如故也疆域如故也而人物荒涼財賦蕭索戎馬雲屯羽檄雨下芻茭糗糧日疲供億昔之所謂沃壤今之所謂胥土奚余撫此兵燹遺墟而簿書鞅掌庶務蝟紛戴星出入不辭勞瘁公餘稍暇欲搜舊邑志而覽之但舊志修於明萬曆間距今八十餘載前者散佚失次後者遺漏無傳致令風徽歇絕盛事不彰亦邑有司之責也時癸丑　聖天子命修通志頌行郡縣前令闕西馬君暨邑博士樊君聘鄉貢林君占春周君天錫董編輯成稿草創未備余徇衆請再聘名儒入局考訂刪其繁蕪增其缺略詞簡而核義約而該於以紹往訓來扶風礪俗垂諸不朽庶幾其有裨於邑治云帙成授梓乞鄉先達弁之先達咸以余司民

牧自應在吏言吏因不避固漏援不律而序之惟冀當事諸公鏡甌情事思以綏殘疆而恤疲民究利弊而圖興革庶孫王顏謝之永嘉或可復見於今日也夫溫州經籍志俗吏喜以刊修志乘爲己名往往有修補版片一字不易而輙添序跋絫索自稱補續者延後敘中所云眞僞蓋末可知今仍以周林原書著錄其通志所俯王錫瑨序今亦末見

樂清縣志十六卷 道光丁亥刊本

國朝鮑作雨張振夔同撰

前令陽春劉榮玠序伊古載籍足以囊括寰宇極洪纖鉅細而無不朗若指列者其惟史乎史之所載上而天文五行下而地理職方禮書樂書以明人道平準食貨以驗物情可興可觀可歌可泣胥於是乎在士君子得珥筆雍容廁身修明之列其亦足矣余性好讀史而學淺才疏又甫捷南宮遽膺民社未由從史官之後私心憾焉歲在乙亥自孝豐調任樂成邑繇劇日勞勞於簿書錢穀之末學殖幾落矣既而披覽圖籍取邑志而閱之不禁喟然曰嗚呼此卽一邑之史也夫史之所載周於四海

而志之所及圜於一隅若不可同年而語然由邑以達於府由府以達於省由省以達於一統事有相因理同一貫志在修明者從而留意焉亦當代得失之林也何必史顧樂邑之有志始於宋淳熙間其後有元樂清令馮君修之又其後有明邑人侯二谷修之前後相去多者百餘年少者亦百數十年事多缺如　本朝啟運文治聿新康熙癸丑命天下郡縣各纂集志書將以上諸當宁邑令徐君奉文修輯宜若可觀顧其時三藩甫定兵燹之後文獻難徵故爲書亦多闕畧又自此以迄於今百四十載久未重輯不特損益廢典無從稽考而且孝子順孫漸埋沒於蔓草荒烟之下義夫節婦幽魂莫慰此有心風教者所爲掩卷而太息也余久欲修之而未暇癸未歲爰與邑中諸君子謀延請瑞邑名孝廉鮑雲樓先生就其書而續訂之草創未就余適陞任乍川然雖道里相隔此心未嘗一日忘也歲丙戌書始告成諸君子郵寄來示余受其書而讀焉首輿地終雜志中別爲十二門義例一準史法凡天地人物莫不詳著於篇有善必彰無微不表而所謂孝子順孫義夫節婦者亦諮詢採訪罔或遺漏潛德幽光久而彌顯其有禪於世道人心者豈少哉異日　朝廷開　國史館命儒

臣博採圖經弁蒐羅佚事以備纂修是編當必有可取者眞可採通於史矣余既喜其書之纂有成而因以歎其用心之良苦也於是乎余言道光六年丙戌季冬　郡博海昌陸景華序

歲丁亥門下士鄭生燿廷以新修樂清縣志屬余序且告余曰吾邑志乘明以前久佚所存者惟國朝康熙二十四年重修之本其時奉文纂輯迫於程期又掇拾兵燹之餘率多闕誤越今百四十餘年矣文獻無徵徒深嘅歎後訪得明隆慶志爲邑前輩侯二谷方伯所修體裁較密文亦稍詳始請之邑侯商及同志延同郡鮑雲樓張磬菴兩先生總其事諸同人旁搜博採閱三載書乃告成蓋修志之難如此而或且議之謂近代以來郡邑志不啻充棟新城王尙書獨推康對山之武功爲最以其文簡而事繫樂清舊志二册今卷帙數倍於前鉅簡何懸殊歟不知對山之志武功總目七篇雖一邑之志實自成一家之書故與他志體例有別且志以網羅文獻爲宗非徒以簡爲貴也吾邑瀕海負山地廣而僻志久末修學校之輿廢人物之盛衰田賦兵制之損益職官選舉之隆替忠清節孝之流傳聞見異辭謬訛承襲斷無容簡且率者蓋修志之難而不敢憚其難也如此余謂生之言誠然抑更有進焉樂在

宋元明時人文蔚起著述甚富近則板籍銷亡斷簡殘編收藏無幾久之而數典忘祖并前哲之嘉言懿行盡付之過眼雲烟墜緒茫茫誰執其咎是志之不得不修修之不得不詳窮源竟委折衷一是以信今而傳後誠諸君子之盛心而尚可以繁簡論哉余因撫生言而識之以見修志難而修樂清志尤難者如此　道光丁亥賈聲槐序　高際盛序　戊子王丹璧序俱不錄

溫州經籍志此書分十二門曰輿地曰規制曰學校曰田賦曰兵制曰職官曰人物曰選舉曰藝文曰風俗曰物產曰襍志每門又各分子目大抵以隆慶侯志爲本而參以省府各志及先哲文集補其未備體例頗爲詳整輿地門山川一卷尤爲精審凡例謂府縣舊志紀山皆似嶧山未免失實茲特仿太平志敘山皆循次第綱師禹貢目師山經獨蜀繹嶧區以別矣敘水則用酈道元水經注一綫貫串兼用齊次風水道提綱別列支流於後以清縣目今覆按其書知非虛語也餘若沿革表鉤稽史志糾正俗說物產志博徵倉雅坿綴方言職官選舉兩門亦能考證列朝制度條舉件繫襍而不越在吾鄉地志中足稱善本雖其間小有疏舛如謂漢東部侯官郎東部都尉而不知其當爲東侯官謂樂成之義取

大樂正造士七年小成九年大成而不知永嘉郡記書字或作城以祭鼎儀範爲王東巖作而不知其爲亳州道士王與之所著攷木榴嶼即今王環不知其又名地肺山他若八物門有鄭涔傳藝文門載潘翼著述均誤收流寓若此諸條尚待補正然其大體則無可議也

甌乘補二十卷　藏永嘉黃氏手稾本

國朝黃漢撰　自序人生同此賦畀而嗜好各殊然專泥詩書未免性之近於偏也止談鄉俗未免見之拘於墟也漢少習舉子業緣家貧嘗效闞澤傭書既而槖筆四方聊餬口以自給第自愧溝瞀無識蓮幕濫竽而結習未忘每於晦明風雨閒手一編弗輟閒見諸書有載及吾甌地與人物故事輒爲筆之簡端邇來遊地既廣閱書頗多而所得愈夥積久成帙因溯古及今次第編輯而釐訂之得若干卷名曰甌乘補蓋以補郡邑乘律逮所未及觀舊乘中所遺佚者得十之五六異同者十之二三餘或類涉鄙瑣怪誕爲先正所不屑取詎可概以律逮未及論耶而漢則敬探桑梓一草一木弗敢廢棄故識大識小兼收並蓄以備他日士大夫修志

去取是亦李肇作國史補章悊作吳事類補之遺意也後此再有聞見更當擴拾而續補焉夫豈止於此哉雖然士生斯世弗克奮志努力充其學問經濟以補世用顧乃歷碌風塵蹉跎歲月僅僅以剽竊羣書爲務爲有識者所姍笑抑又何取焉茲不揣冒昧爰卽是編以質諸博雅君子未悉有所許可否也倘不以在鄉言鄉以囿於淺近者見譏則鄙懷宜何如欣幸耶旹道光二十二年歲在壬寅仲春小若山人黃漢自序

溫處道陶士霖序

物以勢而易散事歷久而就湮古今同此慨也然欲一弭其憾使殘者完逸者聚非補不爲功漢儒補樂記考工補冬官東廣微補亡詩韓昌黎補許傳補之功鉅矣哉浙江東甌開於漢著於晉盛於唐宋自昔號小鄒魯其山川之奇特人文之蔚興生聚之蕃衍物產之富饒代有志乘以記之者所以補史氏之不逮也雖然可補者豈惟史策哉功德施於人聲名著於世膾炙衆口稱道不衰年卽遠無庸補也下此善於鄉賢於族烈於家當時盛稱過而聞寂縉紳不及知父老不及舉留待後人搜而補之往往然也甌豈獨不然戊戌秋余涖茲土辦利弊禦寇盜勸學文崇善良日孜孜焉求有補於風俗人心而未暇尋章摘句較訛刊謬已五稔於斯

矣邑有黃生者淹雅士也來脩相見禮坐譚之頃探懷呈所輯書編曰甌乘補請序於余公餘卒閱之畢多闕發幽光道揚善類博採他說以補郡邑乘所未載蓋亦心乎義而勤於學者矣噫斯人也余特不知其能補以言而即能補以行否也且不知其能補後人之修乘而亦能補余之治甌否也然觀其書推其心可想見其為人是為序時道光壬寅嘉平月

溫州經籍志此書皆記溫州舊聞為郡縣志所未收者按時代先後排次惟經籍物產蓺文仍以類聚其採自他書者皆節錄元文閒附評論至近代輒事得諸傳聞者亦注某人述其採摭尚為不苟推放證未精如永嘉漢為永盜遂并魏長孫澄封永嵩伯鄭孝穆封永嵩侯亦收入不知拓跋版圖不及江表也五代錢鏐改橫陽為平陽并梁李彥封平陽伯亦載入不知唐以前無平陽縣也他如以宜春劉靜春為樂清劉文肅公以丹陽洪興祖為溫州洪慶善若此之類不可枚舉惟於　國初以來輒闕瑣事紀錄頗多可為績修志乘之資其詩文七卷亦多府縣志所未載雖不盡注出處體例不無可議要亦有餘文獻之書也

右地理二 郡縣

鴈山行記一卷 直齋書錄解題 文獻通考

宋陳謙撰 直齋書錄解題 嘉定已巳遊山直至絕頂得所謂鴈蕩者前人蓋未之識也然繼其後者亦未有聞焉 曾唯廣鴈蕩山誌陳謙鴈蕩編鴈蕩山巖巒奇怪難以殫述大概此山數百里谷邃峯疊行不能偏東西谷列十八寺自黄巖東來先經雙峯石梁院次登謝公嶺入東谷經靈峯淨名靈巖能仁寺而東谷盡矣自能仁分徑入西谷經羅漢石門凌雲寶冠院而西谷盡矣若自樂清縣入山則反是今遊山者率至道傍寺而止僧不厭客喜譏毀不芟故奇勝之蕪没者甚衆如所謂鴈蕩不惟不到亦不識也不惟行者不識寺僧山樵亦不識也有客捫磴披險至其處始見蕩歸著行記於是人知有蕩矣 溫州經籍志 陳易菴鴈山行記元以後久佚廣鴈蕩山志所引鴈蕩編疑行記與永甯編之文然明胡汝甯鴈山志未載未知曾氏何所據也

陽明洞天圖經二卷（世善堂藏書目錄）

宋陳謙撰

江心志（千頃堂書目）

明釋宏斌撰在成化初（知府邵銅序）永嘉江中孤嶼雲樹參差宮闕巍煥憑虛屼立於金鰲背上而四顧紅塵咫尺隔斷儼然海上蓬萊也予嘗耳而慕之者非一日已今春余以烏臺遷守茲地公退之暇每過其所穹堂奧殿一傑閣修廊勢若浮於江上往來登覽之美哉萃於茲焉一日住持思佶謁余官舍拜而請曰江心之勝歷代以上詞人韻士形諸題詠者多矣惜乎未之刊刻以傳於世茲特裒輯古今先後詩文凡若干篇成一巨帙題曰江心志敢丐一言以序之實徵大惠而不敢忘也余謂山川雄偉秀特之氣僻在江瞰海灘而使空虛寂靜者坐以守之其實智巧之所營搆而善察幽勝者之所專美也今思佶釋氏能不拘於其法從遊文士大夫閒異乎緇流遠甚其於研窮宗旨之餘孜孜汲汲採錄名賢佳什以垂示久遠其用心

亦勤矣哉余故不咈其意書於編簡之首用以示其傳於無窮也

仙巖志六卷（四庫全書總目千頃堂書目作四卷）

明王應辰撰（四庫全書總目）仙巖山在浙江瑞安縣境爲道書第二十六福地嘉靖壬戌兵部郎中永嘉王叔杲屬應辰爲此編首載圖景次錄詩文序尚頗簡潔

三吳水利考八冊（絳雲樓書目）

明王叔果撰（李維楨王公墓誌銘）公備兵蘇松常鎮四郡故習吳事上海防運道利害凡十餘條而采漕政所宜與廢著書曰三吳水利考吳人奉爲挈令

暘湖小志（王介圃藏稿）

明王叔杲撰（王叔果序）郡郭之西鄉多山水而暘湖爲最勝余仲氏暘德甫爲諸生時過其地愛而購之稍稍芟夷闢蹊圖旋治爲墅墅成而亭臺池遝木石諸景遂擅稱焉四方薦紳先生樂道其勝積之得

記文詩歌若干篇仲氏彙爲小志梓而藏之山中始暘湖未爲墅也菑畬灌莽耕犁蒙翳迨地靈天啟仲氏抉其奇秀環湖之境盡四時朝昏之觀蓋輕舟戶屨常滿其遂使海野一區名聞吳越間然則山水亦有遇哉顧墅之治爲隱計也隱而志以文之何也李愿盤谷得韓子贈言聲施百世而賀監鑑湖亦以詠歌託之不朽余兄弟幸反初服投閒林泉魚鳥游詠雲水徜徉日取高賢所嘗題品者嘯歌其間庶幾哉盤谷鑑湖矣噫此暘湖所以志也亦將

永矢於弗諼也歟

江心志六卷　千頃堂書目　述古書目

明王光蘊撰時萬厤庚寅自記予讀水經凡江海類稱奇觀而江中有靈區浮巨浸

如仙山者若京口金焦南粵海珠及吾甌孤嶼三山則尤奇巳三山皆以寺名金焦峭立俯瞰驚濤多異狀而地不夷展海珠麗坪厓而淺隘四達鮮山孤嶼則深廣明秀百雉屏列千峯掩映西塔盤危磴而上下視江流浩淼蕩颺東塔踞大阜錐卓繁陰密翠中靚秀爲叢林冠梵宮樓閣金碧相輝引望九斗山如列掌潮平月午

空明無際燈火起郭外錯若繁星與魚燈相間游人率戴月而渡四時朝昏光景變幻視金焦海珠甲之庶幾方壺絕境也頃從同志游家參政暘谷公語不佞蘊曰茲山標靈寓內且忠賢俎豆在故所建置吾相諸大夫新之矣惜無志籍殊爲缺典爾其圖之不佞無似乃稽古蹟哀輯古今詩文爲志六卷夫金焦當要津緣處士焦先以名孤嶼雖介僻壤謝康樂文文山王梅溪與我明卓忠貞輩樹之風聲大地諸天託以不朽然則是志也信乎其不可已也豈徒侈江海奇觀已哉　王叔杲

序甌故稱山水郡其峙大江中有孤嶼夾兩山勝狀全焦東西建浮屠中爲寺自唐迄今廢而興成化初寺僧宏誠緝江心志詮次無法頃予修舉廢墜語從子藴爲志志成序曰甌之山奇勝無如鴈蕩峯泉澗谷靈峭萬狀然宅幽而阻或脅息不可上且贏糧艱負梵宮日廢非好奇與有力者罕至孤嶼麗江上烟波爲隣市郭相望游人或輿發則振衣而往一筏可航釃酒擊鮮杖頭易辨朝昏風月之境用之無禁而取之不勞視搜奇抉勝於深厓峻谷者蓋相絕也昔袁絢從蘇長公遊金山適中秋一碧無際加江流傾瀉月色如畫遂登妙高臺令絢放歌予每於孤嶼欣賞斯景若撫謝亭而懷康樂

學宋翰而感靖康抗文碑而弔信國展卓祠而哀忠貞後先賢蹟頫頫爲江山生色而盱衡擊節憑虛四顧吹臺引予晉之笙華蓋想容成之室象浦追襄陽之咏白鹿迺記室之蹤靈峯繡錯光景滿目又未嘗不徘徊而輿思也嗟乎天地積水大千土堆江山人天之觀皆勾境也釋氏語云著境起生滅如水有波淚郤爲此岸離境無生滅如水常流通即爲彼岸此其旨通於吾道予嘗憩江心齋居靜觀憮然有悟焉然則所志秀靈與古今遺事蓋莫非明心見道之助也或謂名山水惟空寂者主之可以永託彼山水永託者有在覽斯志可以觀哉

邪縣陸問禮序東甌山水佳勝甲於越地而孤嶼居一焉孤嶼在大江中一部婁青螺髻耳而險峭橫絕四顧空奇雙峯堵坡直挂青漢憑巔遠矚則雲物吞吐魚龍出沒變現無際足盪人心胸又以近接甌城方舟可涉故高賢曠士古德名緇遊蹤所至無不攜謝朓驚人詩來搔首欲問青天昔時謝康樂孟襄陽輩品題邱鑿點綴江山流傳勝槩並託山靈此志所由纂也予祖古松公叨守茲郡惠政洽人衆心思慕至今弗諼予又承乏東嘉克繩先軌父老追崇纍蹟爲建一祠於孤嶼之麓以祀予祖予時來瞻謁停車登眺心殊樂之昔羊

叔子愛峴山風景酣意遊適至謂人曰吾百歲後魂魄猶應登此後人見峴山碑每爲墮淚杜預征南紀功手摹二碑一置萬山之上一沈萬山之下欲使滄桑雖變此碑尚在予卽不敢步二公後塵而祖孫兄弟後先宦轍似與東甌山水有緣得分江心片席地爲五馬尸祝之場則斯嶼也雖謂予祖之峴首可也庶幾托此志以不朽無用沈碑萬山爲矣

鴈山四記一卷（乾隆縣志鴈山集寫本）

明王光美撰光美字季中號玉蒼叔杲子光祿寺署正

江心志六卷（乾隆縣志）

明陳陛撰陛字君納一字陸之時天啟丙寅（温處道副使江陰顧言序）東甌故以山水擅勝其福地洞天如二鴈二若天臺吹臺諸山所在著奇然皆幽僻深阻游者艱焉孤嶼去郡城纔數百武雙塔排空地橫江上儼若浮大海一卧樣與潮汐相波盪游人估客所必經者而登眺稱便

說者謂孤嶼靈秀彷彿潤州之金焦然金焦為余所習
游地其聳拔詭麗向背變幻似於金焦所獨賞孤嶼之
夷曠隔絕囂塵儵然自遠若語寒暑陰晴雲物吞吐大
概與金焦共得驚流怒湍之助為多其名六代以前
不甚著自經靈運之品題少陵襄陽輩之賡咏海內益
知東甌之有孤嶼者矣更宋而思陵駐蹕宸翰騫騰信
國羈棲辭章昭揭最後如我明卓忠貞與陸郡伯之祖
孫兄弟以其勁節惠政豎碑刻字共詫不朽孤嶼之爭
勝金焦者其以是乎誰謂江山不以人重哉孤嶼舊有
志所載諸古蹟名賢僧寮祠宇及詩大署具而庠土如
陳生陛者久增輯所未備而重梓之復以余承之茲土
繆以其序見屬余不能辭聊為次其大都者如此 勿
府西陵周之夫跋東甌多名山水不具論直去城數百
武有江心寺之幽倩宏敞山光為樹色映帶潮音與梵唄
爭響四美備矣剎上名賢祠宇亦不具論稍近者為陸
古松先生祠先生某年為溫州守溫人至今尸祝勿替
最近者為今大觀察袁虛陸先生生祠先生舊為承嘉
令有聲以治行第一徵又與古松先生為耳孫蓋盛事
也之失抵守任之先一日以待吉泊舟招提前為之登
岸眺噫[illegible]兩陛先生祠下徘徊久之旋借儕偶集飲其

上成二詩別去嗣是便簿書奔走寢浚半廢同人道於
牛馬驅至陰陽之患浹旬不瘳歸志已決逢萌之冠不
月掛矣非獨厭此俗吏大段與山靈無緣也竊謂古松
陛先生猶然守耳何以令溫之人如周人之思召公清
德嵗歉誠難縷指要亦以其時雍容太平譬之神爵五
鳳間五單于解辮庶民安其田里而無愁歎之聲而黃
潁川乃以循良特聞致足述也今之為守者異於是進
退維谷笑啼俱不敢救過不給而欲膏澤下於民此實
難矣長才異能方圓兩畫世豈無人倘猶然中人以上
乎則非之夫不佞之所能知也君子於此可以觀世焉
故因諸生陳陛之以志見示遂不辭
而題其後為東甌之大作家嚆矢

江心志十二卷（四庫全書總目）

國朝釋元奇撰元奇號月川時康熙乙酉（學使彭始摶敘）余嘗讀謝康樂
咏江中孤嶼至亂流趨正絕孤嶼媚中川心竊慕之願
蠟屐尚未及也迨歲丁亥奉　命校士東甌公餘偕永
邑楊令君放棹中流為孤嶼之遊列坐兩峯間樓閣崢
嶸金碧璀璨水雲環繞樹木交映遠逕子晉之臺近接

容成之洞驪珠出海燗燦千尋蜃氣淩空變幻萬狀至
其屼立藹頃烟波吞吐雲霞呼吸潮汐四壁空浮一塵
不染更是海上蓬萊方將與十洲三島相爲鼎峙令人
嘆觀止矣徘徊移晷寺僧月川煮茗相獻因言此地夙
稱東南勝區登眺棲息代有高賢即思陵駐蹕後往來
尤多名流向有舊志滄桑幾更無復有存邇來編集所
遺且於近世諸名公遊覽佳什蒐羅補續爰成十有二
卷付之剞劂工已竣矣願乞片言以弁其首予思震旦
山川閔奇博大不可鏤指若東甌自洞天福地外所爲
孤嶼者詢非易遘顧可令其不彰乎紉圖經具列俾探
奇攬勝輩不俟駿驚篤鶴而可挾爲卧遊之具也耶月
川不惜已費爲孤嶼謀不朽其功匪小予雖不及加謝
公之高吟絕唱而憑眺之下又烏可無一辭以贊其成
也哉
知府裴國楨序東嘉山水奇勝不可言而孤嶼
踞甌江中傍睨郡城與九斗相向屼然與岳陽之君山
潤州之金焦震澤之洞庭爭奇海內而孤嶼得謝客一
詩膾炙人口其相傳吏遠名流眺臂爭觴詠其地搖筆
賦詩代有盛事顧志或缺如殘碑臥碣剝蝕於荒烟蔓
草迅風甚雨之中可歟也月川上人卓錫孤嶼之江心
寺有年矣慨然以修志自任歷數寒暑編綴成帙梓成

乞序於余嗚呼上人不專事梵唄以錫飛棒喝相矜尚而獨有志於志乘口吟手披力爲蒐羅俾名流勝蹟悉藉以傳不朽後之君子覽斯集者恍然如坐孤嶼與山靈相揖讓也又豈獨謝客一詩爲千秋之絕調也哉

四庫全書總目江心寺在溫州府北永嘉江中即謝靈運詩所謂亂流趨正絕孤嶼媚川中者也宋高宗嘗幸其地稱爲名勝明釋宏斌郡人王暘谷始創爲之志元奇因舊本重加編輯凡紀蹟一卷敕書一卷藝文八卷世系雜記二卷知府趙恒序不錄

廣鴈蕩山志二十八卷附游法一卷永嘉曾氏刊本

國朝曾唯撰

自序謂鴈山無志乎曰有謂鴈山有志乎曰無隋之圖經失傳已久嗣後謂未見專書惟續文獻通考載元李五峯十記一卷論者謂可當鴈山集一部小史然不得竟謂之志也明初釋永昇始編鴈山集一卷漢溪潘氏議其詳畧無法不足徵嘉靖間朱蕩南輯鴈山志四卷僅傳其畧雖得章千峯侯二谷爲裒續集猶未詳也國初李納菴博採詩文施六洲考覈山景可謂詳矣後有作者豈能出其圍範於此而語人曰

鴈山無志其誰聽之夫所謂志者以傳信也稍有不實卽不得稱爲信史別承譌附會種種舛謬若是其甚乎予遊屐屢經端居多暇思合諸志而彙輯之正在采摭閒聞樂邑廣文先生四明范藕萍先有所纂假以參觀畧者詳之蕪者除之析爲三十卷脫稿後復就正同里友人程養齋再加釐訂於是鴈山眞面目始露坐客見之躍然起曰舊志以鴈山爲宋開鴈湖爲湫源謝嶺爲康樂拾唾相傳已千百年於茲矣今一旦發矇振瞶耳目一新山靈稱快郎謂鴈山向未有志志自今始可也予應之曰若非前人輯有成書予又何所憑藉辨別眞贗譬琢玉焉昔之人雖經槌鑿未離乎璞也譬揀金焉昔之人雖加淘汰未盡其沙也予特不敢以璞爲玉以沙爲金耳亦豈能舍璞而求玉舍沙而求金乎訂傳聞之誤搜隱祕之蹤因舊志而廣之敢云作哉客哂而退郎名吾書曰廣鴈山志乾隆五十有四年歲在己酉重陽前五日鹿城曾唯識於依綠園之入畫樓

學使朱珪序

鴈蕩周迴百八十里之洞天也自開闢以來閟靈壑奇雖以康樂鑿山開勝而僅得其外郛之斤竹古人疑以爲海水漱齧沙去而石骨留亦善狀其玲瓏嶔崎之致矣然而峯峯皆如鬼工雕鐫形態萬變而無不諧

肖似爲希釋眞靈之幻戲不可思議者也予於乾隆丁未仲冬按試浙東自台之溫由大荊山芙蓉取道山中不迂半程然所涉覽僅得石梁靈峯靈巖馬鞍及四十九盤嶺耳晷短力殺雖龍湫之瀑未暇窺也何論及雁池輒爲詩九首識之已而樂清教諭范君鈇以所輯雁蕩山志示予九日初得之施元孚志稿較以明朱諫舊志後永嘉曾君近堂復出國朝明經李紉菴本參互考訂鈔爲三十卷可謂備矣　夫茲山以險僻得全其天巧而無人工穿鑿之故奇然讀侯一元雁山供億之議則尤物尚足以累民可不愼哉游之勇者莫勃於徐宏祖或以梯而上絕壁或縋而臨深谷梯窮以木木窮復濟以梯梯木俱窮則引繩揉樹幾與飛猱角勝矣乃見雁湖之頂者不啻六焉其水分墮於南北皆與龍湫無涉龍湫乃出常雲峯北絕頂之南陰其源也欲窮茲山之勝非飛仙畸人不瞰其肺腑矣昔蓮池大師游天台欲往雁蕩以惜人力不果行好奇者得是書而卒讀之亦可以爲臥游之一助云爾乾隆五十四年歲在己酉立夏大興朱珪

〔溫州經籍志〕唯字岸棲號近堂嘉蒐輯溫州文獻嘗著東甌詩存四十六卷已別著錄此書以輯朱蕩南李紉菴施六洲諸志參合編訂在雁

山志中最爲完備首爲圖二十七卷一爲山總卷二至卷十山水十二物產十三寓賢十四方外十五紀異十六至十八並爲藝文而以遊法一卷終爲其凡例謂舊志有三大誤一誤聽筆談宋開之說置隋志唐蹟於不問二誤認大湫出自鴈湖不知內外異谷隔嶺三誤傳謝嶺爲靈運所經而嶺東謝家與未經詳究相沿已久習爲不察其考訂亦頗精審惟據薛艮齋賦注引隋圖經謂隋時已有鴈山圖經不知薛所引者乃郎蔚之隋諸州圖經集見隋書經籍志非鴈山專志其考鴈蕩開山不始於宋僅引隋志芙蓉山及舊志明時掘得昭明太子碑之說不知太平御覽引永嘉郡記三原瀆三京亭二條足爲晉宋時鴈山已顯之確證蓋三原瀆郎三京亭原京古通薛賦注謂郎今照膽潭也他如藝文一門采摭既多舛迕尤夥猶未脫地志家之習也

孤嶼志八卷 嘉慶戊申刊本

國朝陳舜咨撰 自序余覽郡志經籍鄉先輩撰述纂輯有名者夥矣今訪求其書則皆亡佚散墜百不遺一卽鋟板偶存而美粹與踳駁時復不相掩豈向之亡佚散墜者皆此類乎惜乎終不得一見之也江心

寺者孤嶼中大刹也江心志數冊獨存於寺祠之手而外謬非完書嘗戲與客談若江心寺志可直名江心志則志護國寺可稱護國志太平寺可稱太平志志開元寺志可稱開元志舉世曠志當不知是何物祗在此志一字元去留間況其中元黃謬叙岨峿不安珪璋覿金之錯見也哉夫孤嶼著自六朝歷唐至宋而益顯其間時主之宸翰高賢之風咸萬名流之題詠遺蹟多有後之薄遊斯土者流連風物感憑吊古今每不勝世運推移之感賢哲存亡之慨焉夫豈徒山川清曠梵刹儼雅足供登覽已哉則是志亦探討者所必資而榛蕪滿眼安所須此余掩關多暇不揣弇陋謬爲增損釐訂之而附益以時彥藻翰重命剞劂若夫後之亡佚散墜也余不得而知也　嘉慶丁卯楊兆鶴序不錄　溫州經籍志陳技貢舜咨號春所編孤嶼志以釋元奇江心志爲藍本因舊志名不雅取謝靈運詩語改題其書卷首爲勝蹟餘則皆藝文於舊志略有增刪亦間坿考訂如辨林伯庸郎林教授常釋法幢郎林中允增志亦較舊志稍爲精審也

右地理三　山水附河渠　古蹟

武昌土俗編二卷（直齋書錄解題、文獻通考、國史經籍志）

宋薛季宣撰紹興辛巳壬午間季宣令武昌所編（自序）武昌為邑舊矣肇自孫吳建國為郡為州進而督藩降而邑縣官司未嘗改也山川未始變也物名稱號多因時而革者雖邑之父老問之或不志其故它州攷古之士將無所稽據焉仲謀陶庚之風聲幾何而不泯也不有書志其何以傳武昌記舊有成書世久不見中更俶擾並與圖經而失之近縣令唐時顧遺墜之罔收倩故家子雷某追錄圖經中事收拾采綴十舉四三譌謬不倫比比而是名都要會世所共聞舊事所修來者斯問端倪不對負愧多矣儒行履方以知地里況令長之職官乎故走本記披圖旁求稗說參諸故老訂以前言附見風土成武昌土俗編二卷俾邑之遊者不必問問者不必語開卷畧舉以代煩言為省事之一端不用備遺亡云爾至於兼收遺佚以成土地之圖上裨天子用之司徒則吾豈敢（又書武昌土俗編後）武昌土俗編錄于木於紹興壬午走既才庸學寡加縣出兵荒餘燼無藏書以攷閱往事士非耆舊無所質疑姑盡所知搜羅野老之說草創編

帙垂被代而出之凡聞見之所未周或知之而未悉皆不及著其間名號更易不可究知當去反留當書反闕者一書之內夫豈不有自求其失則所未逮故書編目求取正於當來惟乃仁人自矜此患昧擿瑕補過易視聽於傳疑使走不以此爲妄人乃朝夕庶幾焉者六月庚午書於筠鄉書舍

嶺外代答十卷 直齋書錄解題文獻通考四庫全書總目知不足齋叢書本

宋周去非撰 自序入國問俗禮也矧嘗仕焉而不能舉其要廣右二十五郡俗多夷風而疆以戎索海北郡二十有一其列於西南方者蜿蜒若長蛇實與夷中六詔安南爲境之南郡又內包黎獠遠接黃支之外僕試尉桂林分敎盜越蓋長邊首尾之邦疆埸之事經國之具荒忽誕漫之俗瑰詭譎怪之產耳目所治與得諸學士大夫之緒談者亦云廣矣蓋嘗隨事筆記得四百餘條秩滿束擔東歸邂逅與他書棄遺置勿復稱也邇親故相勞苦問以絕域事驟莫知所對者蓋數數然至觸事而談或能舉其一二事類多而應得者寖廣晚得范石湖桂海虞衡志又於藥裏得所鈔名數因次序之凡二百九十四條應酬倦矣有復問僕用以代

答雖然異時訓方氏其將有考於斯淳熙戊戌冬十月五日永嘉周去非直夫記【四庫全書總目】周去非字直夫淳熙中官桂林通判是書即作於桂林代歸之後自序謂本范成大桂海虞衡志而益以耳目所見聞錄存二百九十四條蓋因有嶺外事者倦於應酬書此以示之故曰代答原本分二十門今有標題者凡十九一門存其子目而佚其總綱所言則軍制戶籍之事也其書條分縷析視嵇含劉恂段公路諸書敘述爲詳所紀西南諸夷多據當時譯者之辭音字未免舛譌而邊帥法制財計諸門實足補正史所未備不但紀風土物產徒爲談助已也書錄解題及宋史藝文志並作十卷永樂大典所載併爲二卷蓋非其舊今從原目仍析爲十卷云【溫州經籍志】周直夫嶺外代答凡二十門一地理二邊帥三外國五風土六法制七財計八器用九服用十食用十一香十二樂器十三寶貨十四金石十五花木十六禽獸十七蟲魚十八古蹟十九蠻俗二十志異惟第四門缺其目據自敘蓋其初筆記本四百餘條後次序併刪爲二百九十四條讀書附志撮錄自敘量舉初記條數誤也其書敘廣西諸州沿革風土最爲詳悉所載外國則多得之傳聞自粵中互市番夷及宋時

貢獻之國外皆未能詳審蓋海外輿地自古茫昧不止直夫此書也

愼江史逸四卷 花蕚樓集

國朝周天錫撰 自序史逸者何郡邑史之逸也蓋聞諸陶徵士齊二客魯兩生史並失其名爲之浩歎然彼獨行君子耳吳公維陽知己名亦翳焉龍門於天子父僅稱太公於戲誰責哉余喜談梓里事偶有覩記輒筆存之間參郡邑史十闕其五因喟然作史之難也冬青行灼灼霽山集中別紀強附之玉潛東湖樵夫樂產也移而台耳目之近且然矣余爲此懼摭拾舊聞彙而成帙題曰史逸卣梁彝盞見卽實之不無望後之逸余逸者

又序史何逸乎郡邑史之逸也夫薦紳先生既科餘之矣間多漏脫則以立例淩編纂迫邪見寡聞而博雅之君子弗進也家必有乘邦必有史今廢草野賢才不稱譽名卿高士良有司之業不載藏者悼焉陵谷後余志不自得婆娑漫淫嘅然而喟則取古今史省直志考之而賢才良有司與所論者十三四逸矣乃依往例采舊聞整齊成帙命曰史逸蓋歷十二年所云夫賢賢賤不肖史也俾後之君子勸小人懼余何敢任

唯取闡幽微顯之義别疑明是之旨紹往昔告來者迹
聖漢以來至萬厤已酉止傳曰史失而求之野後之覽
者或有以知其志之所存書成藏紫芝山麓副在花蕚樓凡四卷

梓聞私紀（花蕚樓集）梓聞彙紀（同上）
國朝周天錫撰

右地理四（襍記）

眞臘風土記一卷（四庫全書總目）（千頃堂書目）（補遼金元藝文志）（元史藝文志）（吳琯古今逸史本）（陸楫古今說海本）（瑞安許氏刋巾箱本）
元周達觀撰（總敘）眞臘國或稱占臘其國自稱曰甘孛智今聖朝按西番經名其國曰澉浦只蓋亦甘孛智之近音也自温州開洋行丁未針歷閩廣海外諸州港口過七洲洋經交趾洋到占城又自占城順風可半月到眞蒲乃其境也又自眞蒲行坤申針過昆崙洋入港港凡數十惟第四港可入其餘悉以沙淺故

不通巨舟舟然而彌望皆修艤古木黃沙白葦倉卒未易辨認故舟人以尋港爲難事自港口北行順水可半月抵其地日日查南乃其屬郡也又自查南換小舟順水可十餘日過半路村佛村渡淡洋可抵其地日干傍取城可五十里按諸番志稱其地廣七千里其國北抵占城半月程西南距暹羅半月程南距番禺十日程其東則大海也舊爲通商來往之國聖朝誕膺天命奄有四海唆都元帥之置省占城也嘗遣一虎符百戶一金牌千戶同到本國竟爲拘執不返元貞之乙未六月聖天子遣使招諭俾余從行以次年丙申二月離明州二十日自溫州港口開洋日抵占城中途逆風不利秋七月始至遂得臣服至大德丁酉六月回舟八月十二日抵四明泊岸其風土國事之詳雖不能盡知然其大略亦可見矣　讀書敏求記達觀自元貞乙未隨使招諭眞臘至大德丁酉始歸述其風土國事甚詳是册從元鈔校錄說海中刻者牴牾錯落十脫六七幾不成書矣　四庫全書總目眞臘本南海中小國爲扶南之屬其後漸以強盛自隋書始見於外國傳唐宋二史並皆紀錄而朝貢不常至故所載風土方物往往疎略不備元成宗元貞元年乙未遣使招諭其國達觀隨行至大德元年丁

西乃歸首尾三年諸悉其俗因記所聞見爲此書凡四十則文義頗爲賸贍惟第三十六則內記瀆倫神譴一事不以爲天道之常而歸功於佛則所見殊陋然元史不立眞臘傳得此而本末詳具猶可以補其佚闕是固宜存備參訂作職方之外紀者矣達觀作是書成以示吾邱衍衍爲題詩推挹甚至見衍所作竹素山房詩集中盍衍亦服其敘述之工云

郎仁寶七修類稾眞臘國在占城之西南元成宗時遣永嘉周達觀招諭之往返一年半悉得其國之風俗道里海物土產一一紀焉名曰眞臘風土記

溫州經籍志周草庭眞臘風土記一元貞元年隨使諭眞臘時所作其事元史無攷然其總敘所述甚明七修稾稿謂草庭獨奉使非也總敘載咬都元帥遣省占城嘗遣一虎符百戶一金牌千戶同到本國竟爲拘執不返攷元史占城傳至元十九年命左丞咬都等卽其地立省既而貝固不服招眞臘國使速魯蠻請往招諭云云所謂招眞臘國使者或卽此金牌千戶也至元貞招諭則史所不載僅賴此攷其叛服大略矣又宋萬厤府志別載周達觀滇臘記聞雍正通志經籍門作滇臘紀聞明以來書目並無著錄疑眞臘風土地一名眞臘紀聞傳寫又誤眞爲滇遂分爲二書今

刪之

躭羅志略三卷千頃堂書目補遼金元藝文志元史藝文志

元李至剛撰貝瓊後序躭羅距中國萬里而不載於史蓋以荒遠略之也至正二十五年樞密院掾曹永嘉李至剛從副使帖木兒卜花公往守其地明年奉詔還京師至剛以疾不得俱乃留松江因記其所歷山川形勢民風土產編而成集釐為三卷題曰躭羅志略將鋟梓鐵崖楊公既為敘其端矣復求余說余伏而讀之因撫卷歎曰炎漢之興張騫以郎應募出隴西留匈奴中十年後亡至大宛為發導譯抵康居傳月氏至大夏竟不得其要領歲餘歸漢為天子言之未能有如躭羅之為詳也司馬相如之通西南夷至用兵而克之卭笮冉駹斯榆之君雖請內屬而長老且言其不為用者由是觀之國朝受命百年四方萬國咸在天光日華之下雖遐陬僻壤窮山絕島亦不得而外焉故至剛得與大臣涉海萬里而鎮撫其民未始頓兵一遺一鏃為國家疆則視之歷代之盛實有過之者而是編尤足補紀錄之缺使列之輿地中國之士不待身經目識而已悉

海內之境若過鴨綠
窺榑桑也於是乎書

右地理五 外紀

永嘉縣志 林霽山集拾遺

元平陽章嚞撰見林景熙平陽州志序

溫州府圖志 雍正通志

明張升與平陽徐興祖同撰升爲本邑訓導後升府學教授千頃堂書目題任敬撰文淵閣書目溫州府志十二冊皆即此書也 任敬序皇帝龍興江左肇造區夏薄海內外靡不臣服嘗俾天下具圖志進上其事甚重也予承命來守於溫二年矣庶務繁劇未遑他及洪武十一年夏會省部以修圖志責成郡縣於是屬府學教授徐宗起永嘉縣學訓導張升集四邑之者年宿學相與採摭討論考究延祐東甌志而續補

其所未備者㓊革命之後治化一新凡所損益在所當紀者乎夫疆里山川人民社稷田賦土產事實沿革此爲政者所宜周知不可不錄而人物消長風俗盛衰尤關於敎化之得失又安得而後之哉嘗考自東晉置郡以來爲之守者如王羲之之治一尙慈惠謝靈運之招士講書出是人知自愛向學民風一變沿及李唐人材稍出至於趙宋元豐淸熙之間道學淵懿文物之盛庶幾乎鄒魯之風矣迨及有元餘韻尙存推原其自雖氣運使然亦承流宣化者代有其人也方今聖朝愼選守令興舉學校政將化民成俗以成三代之治予雖不敏敢不奉揚德意故是志之成命工鋟梓而序其卷端使後之牧民於斯者得以觀焉則思因其俗而善導之不但求資於見聞之博而已也於是乎書

永嘉縣志十六卷（桃溪淨稟）

明汪循撰循字進之號仁峯休寧人（王西華嘉靖縣志序稱太平謝文肅公有永嘉志序而未覩其書則此書

嘗時疑未刊行也

謝鐸序

溫在兩浙為名郡永嘉又溫之巨邑也蓋自宋以來儒碩薦紳項背相望人益顯而地益勝幾三五百年於茲矣邑舊有志歲久殘缺且來者無所與續邦人病焉弘治戊午新安汪侯循來涖是邑既明年政通人和乃取舊志而參酌之總之為十六卷既成以書介予所親章秀才玄紱來請予序予與侯有斯文之雅不得以不能辭惟古者邦國之志小史掌之四方之志外史掌之邦國各有自為志所以紀一方之事若晉楚之乘與檮杌是也四方合而為志所以紀天下之事若周之職方氏是也我朝雖所掌無有恒職而一統有志藩省郡邑亦各有志則猶古之遺制也然一統志采之天下作之朝廷其體重其勢疎則其為志也固在所當略雖欲詳之亦有不可得而詳者矣自朝廷而藩省自藩省而州郡以至於邑天下之勢蓋於是乎極則其志之為體昔所可略者於此不得而略皆所不得詳者於此不得不詳而不詳況夫永嘉為附郭巨邑其郡之體統亦將於是乎在矣然則是志也安得而不作其作之也亦安得略之而不詳哉夫志不特紀已往之迹亦所以垂將來者之監焉蓋於建置沿革可以見世代之紛更於田賦物產可以見世變之

升降於人材風俗可以見世道之汚隆於詩文政績可以見世運之興衰於是而覩其善者以爲法覩其不善者以爲戒則凡生長是邦與夫臨涖其地者皆一舉目可以得之矣亦奚以他求哉此汪侯作志之意亦或古者小史之遺意也因推而序之不識以爲何如

永嘉縣志二十六卷乾隆辛巳刊本

國朝天台齊召南仁和汪沆同撰知縣崔錫施廷燦教諭錢塘趙鎮編輯分三十一門崔序謂發凡起例一依郡志而實多不同即以人物一門言之府志首儒林次名臣忠臣縣志首名臣次忠臣儒林府志項喬入儒林而縣志入文苑林袷陳宜中婁瑢徐安行張孚敬王諍張天麟諸人府志皆入名臣而縣志則入仕績其他異同

甚多未能悉數也

鐵贇徐綿序

嘉於國爲附郭邑環山衛海人物繁夥夙稱東南冠冕邑令崔君經術飾治政通人和諸廢具舉以暇脩新志若干卷且今以報最去而刻適成乞余序之余爲之慨然曰事有不等於撫宇催科之急而實關風俗心不可綏者志是也周官外史掌四方之志諸侯亦各有史記後漢光武始記南陽撰作風俗三輔者舊節士之序魯廬江皆有名德先買之書由是而作推其本原民史類也夫彰住察類族將經制軌事裨政庇於胥於是乎寄志固興而俗吏多急近功或魏焉而勿事或事之而中止顧惟斧藻其治上呼則胥趨上書則胥諸薰章程律令而簡夷乎故實丈章不幾於爾絲乎哉謂令效千其職無綏急也惟效其職則理苟身實職而以爲綏者不足爲則進而丞倅進而一郡之在更進而監司位愈尊則愈易曠名愈高則愈易誘鳴守又豈有績用之大可見耶余衔命觀察承國家呼累洽重熙之後朝夕孜孜以冀宣布聖天子決髓淪肌之化心喜崔君之能治其所急而亦不慢于綏愈以見綏之無非所急故樂爲之序以自昜焉

斟城李琉序

昔宋大乎興

國問著令凡軍州郡縣滿四年郎以其地圖志上似乎爲期太迫不知此古者陳詩納賈輶軒採風之遺蓋時久則事易湮事久則眞易失定令固有深意今郎不能如古而丞嘉縣志失修者乃至七十餘年大約爲吏者溺於簿書不暇謀及於律令之外而學士大夫亦未有力陳之當事私勤爲成書者可怪也崔君晉三令丞嘉八年瓜期將屆亟亟纂輯爲卷若干既成以示余余竊惟　國家重熙累治久道化成山阪海溢如家至而日見之永邑經耿逆變亂遺黎凋瘵今井邑繁富商賈輻轉頓還舊觀又前代倭寇焚掠最慘今鯨波不揚浮天浴日之區如枕席上過豈非法制禁令之善休養生息之久吏民皆得奉法循理坐以無事耶然而習尙澆瀉遠遜浙東諸邑其巨室以積財爲雄而不知處善之可風其士人以青衿爲榮而不知向上之有事若謂土地之所囿一成而不可變小杭州小鄒魯之目又何以稱焉夫移風易俗使人回心而向道在牧民者加之意而已西漢傳循吏六人東漢傳循吏十一人而趙廣漢尹翁歸張敞董宣周紆陽球之屬尙不與蓋其上以禮讓爲治一夫得情千室鳴絃而次亦能嚴威明察倂奸頑革面所謂如金在鎔惟治者之所鑄也今茲邑志之成

雖未能旁搜博考然一代之成規千年之遺跡具在也誠能於山川則祛其疾行於祠祀則致其虔恭於農田水利則以時修濬而平均於學校師儒則以術振興而鼓舞前哲已試之效皆參酌而行之則治何必不卓魯俗何必不成康是志也即傅山陰之治縣譜也願以告後之邑長於斯者

三韓崔錫序

永嘉志修自康熙二十一年閱今歲久版剝落散失存者不及十之三八家亦無完本余下車以後即有志重修而未逮歲乙亥觀察徐公郡守李公雅意修郡志予得參末議敦請天台齊少宗伯錢塘汪徵君西顯主其事歷再稔而告成繼有事於縣志發凡起例一依郡志而綱舉目張徵引典故根據史傳要皆科律省志爲得體裁工既竣展卷循省夙志籍以伸而予猶不能無歉然者志乃史之支流餘裔求其文贍事核非殫見洽聞不爲功昔孔子作春秋得十二國之寶書而於老子郯子下逮師襄賓牟賈之屬無不咨訪然後文成數萬至言夏殷之禮則惜杞宋之無徵是紀事纂言未有舍文獻而能成者永邑前志距今八十年老成凋謝掌故失傳經籍所載自宋以來名人著述影矣無一存者學士大夫家傳誌銘叢言稗史之留貽亦求之而不一得欲志之美備其孰從而

取之而詳之嘗攷前明宏才碩學接跡而與　本朝王
既亭司寇獨取黃才伯廣東通志李川父河南逋志暨
舊藏陸鼎儀山東通志謂皆精審不苟而惜楊升菴四
川續志馬伯循陝西通志未及見由司寇之言觀之志
若是其難何哉蓋有博而不精者矣未有精而不本於
博者也今一代著作巨手才何遽不若前人乃徵文考
獻而石室名山竟同無字之碣齒危鬢禿不啻無口之
匏不得不據往迹稍加釐訂如史公所謂網羅散失放
佚舊聞者則頭白有期汗青無日予又烏能以無憾也
哉雖然周官外史氏掌四方之志以周知其地域廣輪
將以參乎人風以達其治也是以王制司徒之官於廣
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異俗者詳舉剛柔輕重遲速器
械衣服而綜之以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
可知志之作臚其俗宜而重且大者端在於政與教永
邑素號小鄒魯理學名臣孝義節烈載在前志者班班
可攷彼都人士猶能嗣此流風餘韻乎未也覽斯志而
觀感興起重有責於化導轉移予承之八載執掌不追
於風俗人心滋多愧爲冀來者改紱更張而補予之缺
憾是則予亟亟成書之意云爾旹乾隆二十六年歲在
重光大荒落重九日　施廷燦序略曰永嘉縣志廿六

卷前合崔君因重修溫州府志之役即局甌修邑志其搜羅參定懋矣勤矣抄膳既畢付之武林刻工未竣而崔君去任余承之其後諸務蝟集於志乘一事未服詳也茲以轄軒之採甚急郡尊李公命邑志宜速告成以便齋上館局余詢諸刻工俾先刷印一部以供披閱詎意點畫錯誤字句脫謬篇卷頓倒是處皆然分人讀悶新城徐生求仲余己卯分校所薦士也雅飭多文乙酉之春余邀來署值余同懷十兄亦自楚中來政務之暇即與共為校正而余任內亦採入數事以記興廢日月至於書首例重發凡崔君序中雖云一依府志然未繕梓因倣府志斟酌數則冠於篇首乃為完書責工修飾刊改紳士等重以序請余思志猶史也惟是史則善惡具書以彰此道而志所記述雖一技之善必錄於惡則擯斥不書迹為少異永嘉古百越地自漢以前多無可採逮采則鴻儒碩彥比肩接跡遂有小杭州小鄒魯之稱明季海氛扇熾我　朝定鼎之初耿逆叛亂凋敝已極今百年之問休養生息自茲以往觀感興起美不勝書盈僅小杭州小鄒魯而已哉乾隆三十年乙酉桂月

鹿城書院集　四庫全書總目　千頃堂書目

明鄧淮編

自敘

國家尊崇正學以隆世教凡儒先與聞斯道者類為建祠則夫程朱張子之高弟嘗致力於性命道德之懿而又同出於一郡者不特舉而專祠之其何以風勵後哲者哉夫溫之號小鄒魯也久矣鄒魯之後千有餘載而後程朱張子者出倡明道學以傳諸其後然旁觀列郡少或二三人多止五六人蓋未有如溫之衆者今考之在程門者十有一人朱門亦十一人南軒之門一人焉其更相授受往復之書具在而其遺言緒論猶有存者況我朝編輯五經四書性理諸書其語錄文集內有發明經註者悉見采錄則其有功於道學亦大矣故予假守此邦寤寐諸儒而推本其所師郎欲為創書院採摘其行事問答彙為一秩而同寅李君增劉君塘何君鼎皆趨其事於是白於侍御陳公秉衡憲副林公舜舉趙公粟夫悉蒙嘉諾而藩臬諸公無閒言焉永嘉令汪君循乃相厥費度材擇艮於鹿城卜吉孟春不五越月而書院成尊程朱張子四先生南鄉其高弟門人東西鄉以侑焉師友一堂宛然當時氣象非徒以觀美也於以闡其淵源之所自表正學也於是叟老攜杖往觀者皆嘖嘖嘆曰自宋以至於今幾三百年而始一見後學之入其門升其堂者徘徊瞻顧

如諸儒之在前而其景仰自不能已矣夫以聖朝學校遍天下若無俟於書院者然前賢往跡風教所關況程朱張子及門之士又非餘子可例論者乎故書院落成卽則温之有志於學者討論其中使有密邇諸儒與起其善採此邦正學之傳者待外求而自有餘師矣此書院之所以創也鳴呼書不創矣而諸儒之事行問答末之統一學者難於遍覽院命郡邑諸博士採輯數月始克成稱復謬加改正梓爰同志日鹿城書院集使皆得以讀其書思其人而尙示其世焉然則書院之集又可巳也哉淮狂僭之罪誠論可逃然表正學以正人心則愚於此賓拳拳云　王賚敘蕆重光作亟夏鹿城書院初成郡守吉水鄧侯淮集僚屬潔姓醴以落之祠朱程朱張氏四夫子以溫嘗從學者二十三人侑焉旁列齋室將以居邦之廟學者章逢駢趨衆庶企竦以爲盛舉夫嶽麓應天石鼓白鹿凡以書院名者悉聚徒肄業爲闡道植敘之地弗崇祀事也而今緣祀事而爲之則其意亦徵矣道具於六經散載於羣賢之籍而實原於吾心有志皆可力採而神會之然人之庸情必藉風動而後自振拔必藉啟按而後始懋勉以進程子鳴道於河雖朱子鳴道於武夷南軒鳴道於潭衡之間孔孟以還莫

斯為盛而吾鄉先哲不遠數千里而往從之為是道也
是道也求則賢舍則愚先哲所以求者執非吾所當求
者乎使時有如四夫子者吾亦往焉時微四夫子則其
師徒問答粹言緒論猶有紀者吾而謫其書式其人想
光儀於一堂以冥挹其投受之聲欬耳如真聞目如真
見因不二之性靈究本同之闡要自獲闡斯道之藩籬
而窺其堂室不待外搜遠見而聖賢之業存焉蓋所以
恢拓教基揭示學的無條約而乎無言令而喻矣鳴呼
此鹿城所以有書院也此表章先哲所以為後學計也
自慶元迄今幾三百載才彥之生常常有之顧其所謂
學者役精新思鍛錬風物而自為無長稽式構似鋪飾
枝蔓而騑狗時好言與心播心與道貳河雜武夷之實
學荒落湮鬱疇克醒悟而還諸舊軌侯惠我邦以敦化
正俗為首務是宜加之意也樹之律梁而躋於大道使
人有持循嚮往之定志胥體玩於性命道德之際而邦
之理學始有勃然中興之機矣書院既成爰援先哲事
行問答之概類為一帙侯自為首序既詳至矣而復命
某識其後某鄉後學也正處誘捬風勸之中者也觀禮
階下肅客與敬謹推侯之意以論諸同志且以自詔焉
四庫全書總目淮吉水人成化辛丑進士宏治中官

溫州府知府以南宋時溫州之士游二程張朱之門者有周行己等二十三人乃命永嘉知縣汪循即鹿城門建書院祀二程張朱而以行己等侑焉復輯諸人誌銘家傳及其遺事緒論見於志書語錄中者彙爲此編雖亦講學家標榜之書然永嘉學派頗異新安淮不分門戶於其間則視黨同伐異者其公私相去遠矣

永嘉守禦錄（水心文集）

宋劉士英撰（葉適跋）右劉教授永嘉守禦錄錢君德載刻於州學往歲王師北伐德載與劉平國援此說其守謀增陴浚隍預儲擬以待非常旣虜復請和事此亦已然君之念不可誣也今遂刊布其書甚善不惟郡人當安不忘危且使無寓人修牆屋猶知任拒守之責而况於保障扞禦之臣乎（溫州經籍志）案宣和間方臘寇溫州士英與郡人石礪等拒守凡四十餘日守禦錄蓋紀其事也

顯應集（乾隆溫州府志）匀作句

宋黃匀編（溫州經籍志）案黃匀蓋嘉定以後人顯應集蓋紀鬼神靈應攷府志祠祀門永嘉城南廟

縣應廟神張姓宋宣和間禦方寇陣亡或即此神也

右地里六 外編

宋宰輔編年錄二十卷〔宋史藝文志〕〔文淵閣書目〕〔四庫全書總目〕遜學齋藏萬曆呂刊本

宋徐自明撰〔陸德與序〕本朝大詔令登載相麻不及執政之制宰相拜罷錄僅紀歲月名氏而揚廷之命無述為覽者病之故太常博士徐君自明纂成宋朝宰輔編年錄二十卷首起建隆庚申至於嘉定乙亥凡二百五十餘年本之以長編繫年錄緯之以大詔令拜罷錄與夫玉堂之制草諸書而一時黜陟之由羣公評品之論奉常行實之攷旁引曲蒐靡有漏略其用心亦勤矣夫一代之盛則有一代之元勳碩輔鉅德豐功銘於烝彝鼎書於旂常竹帛固不待贊述其間賢佞進退正邪消長關於世道泰否者瞭然一覽之頃辭令云乎哉彼齊魯大臣史失其名漢相列傳獨書免册是編也其亦足為信史羽翼歟君之子居誼宰永陽有聲稱轂倖録梓於學可謂能成先志者我宋億萬年無疆惟休臣亦有無窮之聞續而書之未有艾云〔趙序〕徐常

博自明作宋朝宰輔編年錄其子永陽邑大夫居誼刊之謂序於予予曰宰輔者安危治亂之所寄也漢四百年稱蕭曹丙魏唐三百年稱房杜姚宋豈不戛戛乎其難矣哉國朝自建隆以至嘉祐趙韓王普李公昉宋公琪張公齊賢呂公蒙正呂公端李公沆向公敏中畢公士安寇公準李公迪王公旦王公曾晏公殊杜公衍富公弼文潞公彥博韓忠獻王琦又何其彬彬然盛也中間不幸而王安石相姦庸相繼庸則陳升之吳充韓絳姦則王珪蔡確韓稹元祐更化幸而有司馬文正公光呂正獻公公著范忠宣公純仁數人又不幸而章子厚相姦兇復相繼蔡京過於章子厚王黼過於蔡京若曾布趙挺之何執中劉正夫余深鄭居中徽不及子厚京糲造禍者姦成禍者庸禍極於吳敏何㮚聾而不可制矣若二人者又姦庸相半者也嗟夫人耶天耶天將開建隆以來之治故名臣相項背天將兆靖康之禍故姦兇接武李忠定公綱言驗於疏水功驗於圖城高宗皇帝以其爲命世之英而相之不越七十有五日問之者黃潛善也忠定昭武人潛善亦昭武人並生而並相豈非天乎潛善罷忠定亦竟不得志趙公鼎張公後忠定之亞也相皆不得久而久於其位者蔡檜也忠定張趙

虜所惡也檜虜所喜也其久其近天意可知矣自後相有可稱者陳公康伯陳公後卿趙公汝愚而已中興而後又何其太參落耶侂胄之徒則世目以爲京檜者也賢者則不得久而侂胄之徒皆得久於其位此豈人耶子嘗論三代而上伊傅周召皆以儒者相大儒如孔子不過攝相而已孔子而後以儒得相者惟司馬文正公豈非盛哉然亦不得久向若神宗以所以待安石者早相司馬公及程公顥天下豈不被儒相之福耶論皇宋宰輔者每爲之三大息常博之爲是錄也於美惡皆不沒其實賢於世之類書多矣寶祐五年五月日龍圖閣學士朝奉大夫新知西外宗正事趙缺

陳昉跋

故太常博士徐公永嘉之繆師宿儒容止靖嚴言悉中節行不越矩論著滿室蠅頭手筆無一字不端楷皆有益於世敎其錄宰輔也昉時年十八九敎册應對其間粗審頗末後三十餘歲欲板於三山郡齋而未果會公之子居誼來宰永福政成能以俸金刻之縣學爲一代之盛典可敬也公字誠甫號慥堂終零陵郡守云寶祐五年五月

章也公序司温公既體春郡氏傳爲編年又欲傲班史鑄宋典馬來百官沿革秋左除拜作百官公卿表以便省覽今觀以徐公編年惟及宰輔而百官不及

則於省覽爲尤便宋朝歷代名德布滿百職輝映史册先後相望溫公循思表而出之夫豈不足於夷玫而公之編年日姑舍是非署也嬈諸作室之工書於棟者惟都料匠與副之而梓人不與焉公之編年意或以是夫大臣之進退藏否國之否泰繫焉闕涉至大故公之爲此書也自建隆庚申記嘉定乙亥其間元臣碩轄詰命所褒建議所否出處之顯末德業之秀降長編繫年所不載拜罷錄年表所不具而雜出於他書旁搜遠括靡有遺棄釐爲卷帙用工雖勤然採其樞要舉其宏綱賢於勞而寡要者遠矣談者咸謂是書之成可觀世道吁豈惟是哉觀慶歷之盛則杜富韓范之事業在所勉觀熙豐之事則荆舒之學在所慾下不負所學則景行先哲區別邪正以丕寅亮之規上不負吾君則追法前戡吹蘦往轍益謹乎若時登庸之道則是書有補於世所以續皇家萬億年無疆之休自此始也公嘗爲太常博士子居誼宰永陽以廉名鳴琴之暇取家藏之祕錢於邑序使垂世懿範不至無傳威功不在編年下寶祕丁巳入月溯

明高安陳邦瞻序古之爲史者雖自成一家言哉然莫不有所本司馬氏之作史記其自序請絅羅放失舊聞述故事而整齊其傳故世本戰國策

楚漢春秋皆見於其書孟堅前漢既承父彪之業襲遷史之舊而王商賈逵劉向歆所著無不具在雖稱製作之工如英莖咸韶然其所漁獵者亦影矣此無他創立統紀裁成大體可以獨見詣而蒐羅遺逸協厥異同非一人一書所可頓盡理固然也宋有國三百餘年英君誼辟代作賢人君子滿天下其事業不可使鬱而不章晦而不明而禮樂制度兵食律令又皆今世之所因以爲損益者尤經世考治之士所欲講也然上承五季之極弊下遭裔夷之叢盛南北分裂世變滋多兼其治尚文其俗競辨法令數更論議樊然淆亂覩之漢唐尤難攷焉顧不幸而爲之史者雜出於元世諸臣浸無統紀雖篇章浩瀚闕大義者不及十二三而挂一漏萬往往而是故欲整飭宋事以備一代成書而比於法後王之義以爲世訓非舉前史改紐而更張之不可然則廣搜旁證雖稗官野記所不宜廢而況其大者乎宰輔編年錄者宋徐自明氏所著起建隆訖嘉定一代用事之臣委寄輕重人品忠佞與政事所由成褒具在而其所采羣說閉出史氏所未及顧其書久不行世今駕部王公得之焦太史先生督學呂公又得其遺闕於宗正伯榮氏詑以爲延津之合遂校而刻焉余觀呂公樂談宋事

每娓娓不能自休而王公方欲更定前史勒成一書其志蓋不直使玆錄之行世而已儻亦司馬氏網羅之遺意而玆其吉光之一羽乎哉余故得而具論之如此萬厤戊午六月望日 呂邦耀序

官制至唐宋之間紊矣而宰執爲甚始唐因隋制以三省長官尙書令中書令侍中爲眞相之任而品位崇高中葉以後不復獨拔故常以他官兼宰相或稱參預朝政參議朝政則參知政事之始也自僕射李靖以疾間日至中書門下平章事而平章事之名昉焉李勣以詹事同中書門下三品而同三品之名昉焉自是以降或稍有更定要以二名爲唯晩世頗兼衆職用兵則爲節度使崇儒則爲大學士理財則領度支鹽鐵轉運至太清宮諸使皆宰相兼攝以百揆之尊分理庶職之務相體輕矣宋制大率因唐初惟同平章事爲眞相皆以三省之貳或他官貴要者充其任又有昭文集賢二大學士監修國史以近密示重而二三相臣次第居之至神宗元豐間詳定新制革平章之名爲尙書左右僕射各兼門下中書侍郎行侍中中書令事以通三省之政而又別置門下中書侍郎尙書左右丞爲僕射之佐實即參知政事也徽宗政和中徇蔡京意改爲左右僕射爲太少宰正公相位元豐之

制大壞南渡建炎中乃復其舊乾道中直稱左右丞相以終宋之世其最隆者爲平章軍國重事而或兼樞密使御營使制國用使都督諸路軍馬皆因時取名而責實寡效其軒輊疑信之端惟時君之所命之不在於名之新員之衆也然獨以樞密院本兵柄與宰相並稱兩府則舊無此制雖兵民判若兩途眞仁而後實皆儒臣專任間有武勳授者百之一二而已其源本唐宦官之職朱梁有崇政院最爲親臣後漢乾祐中除樞密使遂降麻比宰相宋因而不改有使有副有知院有同知有發書其兼官敘進兩府署同執國之政均可以宰輔稱者也宋自太祖以至徽欽有實錄無編年神宗嘗命陳釋作二府拜罷錄元豐中司馬溫公取宋興以來百官進退歲月爲年表上之史館是後曾輩譚世勳蔡幼學李燾諸人紀述不一而辭簡事略未有傳者世比見宋太常博士永嘉徐自明所纂本朝宰輔編年錄二十卷起建隆庚申止嘉定乙亥凡二百五十餘年兩府大臣名氏之爵里封拜罷免犖然備具而當時黜陟之由世主正之迹據事直書媺惡自見以至時賢評品家乘野錄悉識其要者余徧考宋史及近世柯氏新編唐氏左編諸書似猶未覩不無遺漏固可以補其闕而參其異也

若夫麻辭制誥密札內批一一該存雖事涉曖剌文未雅騈使人疑怪憤悒不可爲解信乎趙牲遺史之論日一人之身拜相之辭如此其美罷政之辭如此其惡議者謂本朝進退人才之弊專尙文華遂失眞實斯言得之矣第取其詳贍探其賾隱亦博採者所不廢也余嘗反覆宋事始末究於一統中自陷於播遷卒淪胥於漸滅所由得國之幸立國之弱亡國之酷皆非前代所有而其人才自開創以迄亂亡亦皆大遜於前代總之以粉飾自侈以虛假自愚則習尙之偏適以自害而已故輒爲之語日宋之人才貧宋之天下宋之習尙貧宋之人才此語期可侯之百世而未暇言其詳也是書也鈔本得之雋太史先生處字句訛缺甚多仍其舊文不敢臆改而孝宗一卷全欽惜非完本但作者苦心不宜泯沒故付之剞劂氏而董正之者駕部損仲王公周藩伯榮宗正也萬厤戊午四月望日

又跋萬卷堂者伯榮藏書之所也萬卷堂書目已自卷帙浩煩覽之終日不能竟書可知矣書目中所有者或梓本或勦本皆善本也而漏卷漏葉及錯亂之甚者則寘之敝篋中有其書而無其目編年錄梓完已裝成帙矣適月之六日伯榮嚦書於萬卷堂下偶檢敝篋於亂書中得是書焉因漏

逸三卷故沈埋敝篋而新刻所逸之十七卷十八卷則究然在也噫奇矣哉始也索之於千里之外失之於一室之內今也得之於一室之內合之於千里之外其始也孰祕之今也孰現之耶豈非造物者有數存乎其間耶天生神物終當合耳此事之奇何讓豐城劍也然畢竟合之於伯榮豈文獻之家郎造物之所注耶固知宇內奇事未有不天人參焉者也

江南王惟儉序

宋宰輔編年錄宋太常徐誠甫纂也起太祖建隆庚申終盌宗嘉定乙亥凡二十卷二百五十餘年內逸十七十八二卷孝宗一朝凡二十七年先是不佞以諸史之中無如宋史頃猥不諜凡陋欲刪潤之以成一代之典而家鮮藏書多假之南北交游求李氏長編久之不可得金陵焦太史寄是錄至鈔本也呂九如督學見而善之遂校梓以傳有宋一代人主卜相之故宰臣謀國之粲人之賢奸世之治亂具足矣茲不論不佞反覆是編而深有嘆於學術之關於相業者重矣宋氏三百年間維時宰執趙呂當締搆之初富韓佐嘉祐之盛趙忠簡之匡贊思陵趙忠定之翊戴嘉王皆勤在王府覽乎盛矣獨怪裕陵之於臨川君臣千載將大有為而數周禮國服邱乘之緒說更張法制積弃元老意將駕周孔之

上而術反出管商之下嗣以蔡卞陰賊章惇凶悖而蔡京假紹述熙豐以劫持上下遂至四海橫流二帝蒙塵鳴呼靖康之禍咎將誰執此其以學術之誤遂誤天下者也六飛南狩檜爲虜謀首紲專門之學逮侂胄以傳道語言之勞遂竊大權芟除宗臣設禁僞學而士有變衣冠名他師者吁已甚矣侂胄旣殛彌遠擅國理宗雖亟事褒崇然近弃眞魏而遠慕周程信所謂曰進前而不御遙聞聲而相思者也馴至似道以不學之浪子跋扈冥恣而宋社屋矣此又以學術之亡遂亡天下者也究覩宋氏一代之事而知宰臣不可以不學其學不可以失正故太祖肇基卽日宰相須用讀書人蓋宰臣之佐蔿幾不達於古今之大凡不諳於祖宗之成憲而冒焉秉國之鈞何遠猷之是經乎然學術未正則引經以傳其奸尤甚於蔑學以騁其臆者此君實子直諸賢之所以爲時碩輔而介甫元長諸人之禍國未巳也學術之闕於相業豈不重哉抑不獨學術也而文章亦關乎世運試讀太平慶厤之間訓詞典則猶得王言之體而蔡京王黼陳自强史彌遠之徒每下一制輒數百言稷契皋夔曾未足擬甚至昆命元龜之語有識寒心焉彼其相業又何如哉書成而脫誤旣多無從質正讀者病

之督學公偏檢史傳相與商訂校旣者僅十之五他姑闕之以俟善本然是書引證不妄編輯有倫郎所述如文潞公間金奇錄及朱勝非閒居錄王次翁敘紀之類頗有詆訾諸賢者想爾時有此議論亦不能盡廢也因併及之如此云

大梁朱勤美序

有宋一代於宰執之拜罷也皆有制詞蓋用漢策命唐宣麻故事故徐太常之錄宰輔編年也於制詞獨詳然一人之身夷跖頓異一君之命褒鉞互乖則制詞固亦有不足據者且率先期鎖院外廷莫知而代言者拘於演綸之體或過爲希合或肆爲睚眦有溢詞焉求如蘇氏草惠卿之切事旣不多得而昆命元龜之語與董司馬之允執厥中又何異乎歷觀宋代命相較之往古異者有二而善者亦有三商自阿衡之外仲虺右相而周官冢宰之下少宰具焉以至漢左右相皆相也御史大夫號亞相司農號計相從而推重耳而宋自平章之下有參知樞密名爲執政則宰執分矣西樞本兵仍沿五代宣徽兩院亦號政府非軍務倥傯人主有命而宰臣不釐樞務則兵民又分矣然訖漢而後未有正宰臣之名者而三省長官或虛而不拜或用爲贈官孝宗定丞相之稱終宋不變此官名之確也前代誅戮大臣署無顧惜漢之劉屈氂翟

方進唐之元載楊炎皆地居股肱身膏斧鑕而宋則終始優禮雖元憝巨奸僅投嶺海郎侂胄之殛非出帝意此禮遇之美也兩漢雖有相臣而朝權所在乃大將軍耳宋則大權在握舒卷任意如韓魏公出守忠之勳文潞公誅告變之卒及張魏公之宣撫川陝生殺黜陟人主委心聽此事權之重也然槩閱是編而竊嘆奸回之多幸而忠良之多不幸也趙韓王而後三入相者如呂文穆諸人率以名碩爲時隆棟而蔡京窮凶亦四躋台壇宰臣極隆之禮文潞公之平章唯事於重呂申公之平章不去於同侂胄何人禮之過二老止平章五字乎且韓王霸府舊僚功在締構固宜獨相十年其後申公諸賢多不過數年或踰年耳至蔡京則先後十有八年秦檜則先後十有九年而獨相者十有七年史彌遠獨相者二十四年皆醜正黨邪稔禍階厲乃司馬入朝曾不數月李綱柄國僅六十餘日而趙忠簡趙忠定諸賢皆席不及暖而實身遭鄉羈魂炎徼千載之下使人撫遺奸裂皆弔孤忠而灑涕何忠良之多不幸而奸回之多幸也果天意乎抑人事乎余誠難言其故矣　四

庫全書總目 初北宋時神宗命陳繹爲拜罷圖一卷樞府拜罷錄一卷元豐間司馬光復作百官公卿拜罷年

表十五卷其後曾鞏譚世勣蔡幼學李燾各有撰述而不無所闕略自明因摭拾舊事補其遺漏續作此書以宋世官制中書樞密爲二府俱宰輔之職故自平章事參知政事樞密使知樞密院事同知簽書樞密院事皆著其名位而詳其除罷黜陟之由編年系日起建隆戊午迄嘉定乙亥大都本之通鑑長編繫年要錄丁未錄東都事略而又旁採他書以附益之其本末賅具最爲詳核又據宋朝大詔令玉堂制草備錄其鎖院制詞以更有裨於文獻二百五十年間賢姦進退畢具是編於以考國政而備官箴亦可云諳習典故者矣　溫州經籍志慥堂諳習掌故猶有乾淳遺老之風此書援引亦宋代籍若遺史日厤丁未錄拜罷錄諸書今並不傳亦藉是存其崖略李燾長編今本鈌徽欽兩朝此錄所引尚有數條可補其鈌誠有宋一代典故之淵藪也

東嘉教職世表（慎江文徵）

明姜準撰（自敘）唐以前官制無考矣宋崇寧中郡縣始立學惟州設教授屬縣俱以令佐兼領學事景定三年縣始置主學一人咸淳元年漕司選請學正學錄直學各一人學諭四人長諭八人曰選請則非學朝

除也其嘗職是者今亦無得而稽焉元路學置教授一人有學正學行學規有學錄糾不如規者縣學置教諭一人選請訓導二人元初未設科舉士人往往假校官爲一入仕之途雖非朝除亦榮選也國朝定制府學置教授一人訓導四人縣學置教諭一人訓導二人皆朝除今亦一如治官例各爲一表其有聲績者別爲列傳嗚呼治教政之大者也父師之任也職是而稱德莫厚焉恩莫隆焉其有未稱負涼德父師之名莫之與易矣可不沓哉

右職官

五禮新儀十五卷（宋史藝文志）

宋張叔椿撰

大禮要略二卷（明史藝文志 千頃堂書目）

明張孚敬撰時嘉靖六年（進大禮要略疏）臣仰惟恭穆獻皇帝尊號廟祀典禮咸備

前者翰林院侍講學士方獻夫集諸臣奏議禮部尚書
席書爲之纂要上請頒布矣皇上欲重其事復敕館閣
儒臣纂爲全書臣愚俾與有事不能無言焉竊以此禮
之失非今日也自漢宋諸君失之矣此禮之爭非今日
也自漢宋諸臣爭之矣皇上之改非改今日也改漢宋
諸君也也臣等之諍非諍今日也諍漢宋諸臣也是宜皇
上之欲爲全書以昭一代君臣之行也夫前之集議成
於禮部猶從宋儒之文有司之書也今之全書出於史
館宜從典則之體天子之書也有司之書所以行於一
時以曉凡愚不可遠廢也天子之書所以傳於萬世以
著令典不可苟爲也伏乞皇上嚴諭館閣誠布公必
放史書凡例以年月日爲綱凡於大禮有關者每事必
書每書必實至於諸臣奏議如禮者必采其精不如禮
者亦存其槩備載聖斷以裁成之以見非天子不議禮
其權非臣下所得而竊之者也昔唐有開元禮宋有開
寶禮所載多制度儀文而已曾有如今日嘉靖之禮經
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者乎若但因仍彙纘之
文未免有失典則之體疑非美則愛愛則傳爲者也皇
上所定之禮出於漢唐宋之上而所成之書肯出其下
乎臣所自建議以來屢歷所知無敢自欺輯爲要略誠有

不得已焉者也謹用繕寫成編裝爲二部一備聖覽一付史館采焉（自序）大禮要略撮大禮之要而舉其略焉者也博之宜無不信約之宜無不該故知要可以會通因略可以致詳無難矣臣孚敬伏讀聖諭皇考恭穆獻皇帝尊號已定世廟已成所議典禮不可無一全書又諭大禮者乃天子之禮書册者乃一代君臣之行也重其事所以命官纂集其日命官還用建禮之臣掌其文意大哉皇言乎一哉皇心乎此誠明王大孝爲法萬世者也昔孔子作春秋必先明五霸之功罪則事有統理夫春秋魯一國史也令大禮之書爲天子之禮一代君臣之行也是宜聖心有在而欲爲全書也臣孚敬實爲迂愚之儒嘗從建議之後每事必書固將有待焉者茲仰承德意罔敢或遑於是輯爲要略亦惟明夫統理而已庶同志者於是乎會通於是乎致詳其於大禮全書未必無小補云

乘輿冕服圖說一卷（明史藝文志）

明張孚敬撰考古衣冠之制孚敬爲注說（明史輿服志）嘉靖八年諭

閣臣張璁奏冕有革帶今何不用璁對曰按陳祥道禮書古革帶大帶皆謂之鞶革帶以繫佩韍然後加以大帶而笏搢於二帶之間夫革帶前繫韍後繫綬左右繫佩自古冕弁恆用之今惟不用革帶以至前後佩服皆無所繫遂附屬裳要之間失古制矣帝曰冕服祀天地享祖宗若闕革帶非齊明盛服之意及觀會典載蔽膝用羅上織火山龍三章并大帶緣用錦皆與今所服不合卿可并革帶繫蔽膝佩綬之式詳考繪圖以進（千頃堂書目）嘉靖八年上諭大學士張璁謂古者上衣下裳不相掩覆今衣通掩其裳且古裳如帷幔今止兩幅均非禮制命更定之因分十二章衣裳各六璁考自古有虞及周以下之制爲說繪圖以進

武弁服制圖說一卷（千頃堂書目）作乘輿武弁服制圖今從（明史藝文志）

明張孚敬撰親征冠服之制（明史輿服志）嘉靖八年諭閣臣張璁云會典紀親征類禡之祭皆具武弁服不可不備璁對周禮有韋弁謂以韎韋爲弁又以爲衣裳國朝視古損益有皮弁之制今武弁當如皮弁但皮弁以黑紗冒之武弁當以絳紗冒之隨具圖以進帝報曰覽圖有韠形但無繫處冠制

古象上尖今皮弁則圜殺惟上銳取其輕利當如古制又衣裳韠爲皆赤色何謂且佩綬俱無於祭用之可乎璁對自古服冕弁俱用革帶以前繫韍後繫綬韋弁之韠正繫於革帶耳武事尚威烈故色純用赤帝復報璁冠服衣裳韠舄俱如古制增革帶佩綬及圭（千頃堂書目）上又謂璁凡乘輿親征有類造宜禡之祭當具載武弁服令考古制繪圖以進璁爲之注說

玄端冠服圖說一卷（千頃堂書目　明史藝文志）

明張孚敬撰燕居冠服之制（明史輿服志嘉靖七年更定燕弁服初帝以燕居冠服尚沿習俗諭張璁考古帝王燕居法服之制璁乃采禮書元端深衣之文圖註以進帝爲參定其制諭璁詳議璁言古者冕服之外元端深衣其用最廣元端自天子達於士國家之命服也深衣自天子達於庶人聖賢之法服也今之元端加文飾不易舊制深衣易黃色不離中衣誠得帝王損益時中之道（千頃堂書目）嘉靖七年上製燕居之冠曰燕弁服曰玄端并深衣帶履大學士張璁繪圖爲說以進

保和冠服圖說一卷（四庫全書總目）（千頃堂書目）（明史藝文志）

明張孚敬撰宗室冠服之制（明史輿服志）嘉靖七年諭禮部倣古元端自爲燕弁冠服更制忠靜冠服之錫於有位而宗室諸王制猶未備今酌燕弁及忠靜冠之制復爲式具圖命曰保和冠服自郡王長子以上其式已明鎮國將軍以下至奉國中尉及長史審理紀善教授伴讀俱用忠靜冠服其以圖說頒示諸王府如勅遵行）（千頃堂書目）御製保和冠服圖一卷嘉靖七年光澤王奏請冠服之式上命大學士張璁以燕弁爲準參考隆殺以賜宗室璁爲圖說以進（四庫全書總目）是書作於嘉靖七年在璁未更名以前故仍題原名先是世宗命璁製燕弁冠服爲燕居所御又製忠靜冠服以錫有位會光澤王請宗室冠服式命以燕弁爲準定爲此圖而敕璁爲之說前有諭旨及璁序其冠親王九襪世子八襪郡王七襪服用青身青緣前後方龍補襪用深衣玉色帶用青表緣裏緣緣履用皁緣結白韈其鎮國將軍至奉國中尉左右長史至伴讀咸從忠靜冠服以品官之制服之其儀賓則不預焉名曰保和言各得其分則和也其冠之圖爲前後

左右四面服圖爲前後二面較三禮諸
圖繪一面者爲詳可爲繪圖之式云

忠靜冠服圖說（千頃堂書目）

明張孚敬撰（明史輿服志嘉靖七年既定燕居法服之制閣臣張璁因言品官燕居之服未有明制詭異之徒競爲奇服以亂典章乞更法古元端別爲簡易之制昭布天下使貴賤有等帝因復制忠靜冠服圖頒禮部勅諭之曰祖宗稽古定制品官朝祭之服各有等差比來衣服詭異上下無辨民志何由定朕因酌古元端之制更名忠靜庶幾乎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焉朕已著爲圖說加式製造禮部以圖說頒布天下如勅奉行　（溫州經籍志此書明史藝文志未著錄輿服志載嘉靖七年詔云朕自撰圖說則似爲世宗御定然千頃堂書目載無名氏古今彙說六十卷內有此書注云張璁攷論對錄載文忠嘉靖七年三月初十日奏前承聖諭製忠靖冠服鑾於在位容臣將原爲圖說再加參定進覽又載三月二十一日奏亦有伏乞於所藏內閣圖說少易數字仍容進覽裁定之語是忠靖冠服圖說確出文忠手彙說所題當不誤刊本今雖未見謹據黃

目錄入以補史志之闕

郊祀考議一卷（百川書志）

明張孚敬撰時嘉靖九年

議郊祀疏

臣欽承聖制以太祖高皇帝始建圜丘方丘以祀天地後定合祭之禮恐上下之分陰陽之義未得朕心叵疑仰見皇上事天誠敬發於淵衷必有不能自安者矣茲勤明問謀及卿士又仰見皇上博采公議慎重之至也臣嘗聞書日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於內爾乃順之於外日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臣愚濫叨輔導無嘉謀嘉猷入告皇上禪萬分一又不能順之於外使斯謀斯猷稱我皇上之德對揚休命實臣之罪也臣觀邱濬大學衍義補所論雖出從周之心然不能以己意陰壞唐虞三代典禮雖知禮者有見而衆人則未免或焉此臣考議之所以不容已也夫非天子不議禮恭惟聖祖爲一代創業之主禮樂制度誠如聖制爲子孫者雖億萬世所當謹守勿違者也夫敬天法祖其道一而已矣臣伏願皇上以不愆不忘之心盡善繼善述之孝斟酌古今慎重典禮則聖祖神孫光於先後矣謹以

所錄考議一冊進覽惟聖明垂察焉

明史禮志世宗以制禮作樂自任其更定之大者如分祀天地復朝日
夕月於東西郊罷二祖並配以及祈穀大雩先蠶祭聖
師易至聖先師號皆能折衷於古一時將順之臣各爲
之說今其存者若郊祀考議則張孚敬所進者也　嘉
靖九年世宗既定明倫大典益尊思制作之事乃問大
學士張璁書稱燔柴祭天又日類於上帝孝經曰郊祀
后禝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以形體主宰
之異言也朱子謂祭之於壇謂之天祭之屋下謂之帝
今大祀有殿是屋下之祭帝耳未見有祭天之禮也況
上帝皇地祇合祭一處亦非專祭上帝璁言國初遵古
禮分祭天地後又合祀說者謂大祀殿下壇上屋屋卽
明堂壇卽圜丘列聖相承亦孔子從周之意帝復諭璁
二至分祀萬代不易之禮今大祀殿擬周明堂忽近矣
以爲卽圜丘實無謂也璁乃備述周禮及宋陳襄蘇軾
劉安世程頤所議分合異同以對且言祖制已定無敢
輕議會給事中夏言請舉親蠶禮帝以古者天子親耕
南郊皇后親蠶北郊適與所議郊祀相表裏因令璁諭
言陳郊議勅禮部令羣臣各陳
所見璁因錄上郊祀考議一冊

正先師孔子祀典集議一卷（雍正通志引儒生堂書目作文廟集議今從千頃堂書目）

明張孚敬撰（明史禮志嘉靖九年大學士張璁言先師祀典有當更正者叔梁紇乃孔子之父顏路曾晳孔鯉乃顏曾思之父三子配享廟廷紇及諸父從祀兩廡原聖賢之心豈安請於大成殿後別立室祀叔梁紇而以顏路曾晳孔鯉配之帝以爲然因言聖人尊天與尊親同今籩豆十二牲用犢全用祀天儀亦非正禮其謚號章服悉宜改正璁緣帝意言孔子宜稱先聖先師不稱王祠宇宜稱廟不稱殿祀宜用木主其塑像宜毀籩豆用十樂用六佾配位稱公侯伯之號宜削止稱先賢先儒其從祀申黨公伯寮秦冉等十二人宜罷林放蘧瑗等六人宜各祀於其鄉后蒼王通歐陽修胡瑗蔡元定宜從祀帝命禮部會翰林諸臣議璁因作正孔子廟祀典或問奏之帝以爲議論詳正并令禮部集議）

東嘉科第年表（慎江文徵）

明姜準撰（自序進士科始於隋雖以言取人與前代德業孝廉中正諸科較實行者不同然一槩以

法而請屬之弊無容焉因空言而襮實用視較實積而卒狥空名者固未知其孰優劣也別敷奏以言周唐寶遺法乎記曰或以德舉或以言揚其來舊矣漢左雄奏諸舉孝廉儒生試家法文吏課箋奏蓋亦知空名之難憑用此以空請屬之門也空言不循愈於空名矣乎至若鄉舉在宋爲漕試謂之發解第階之解送南官耳非階之入仕也不第令再試屢舉不第然後有推恩之典焉則又賜同進士出身謂之特奏名不復繫諸鄉舉矣元時亦然至我朝鄉舉始爲入仕之途然人才往往錄是而出則又一代之新制也夫既試之三場棚名易書公較問之亦已密矣復令再試不已煩乎是固不若今制之爲善也唐進士舊志僅載二人茲尠自宋始各以代敘爲名表而因以歷官綴焉其顯著者別人人物志續以我朝鄉舉名爲名表一如進士之例

東嘉諸科年表（頎江文歛）

明姜準撰（自序）

宋以科舉取士有進士有諸科有武舉又有制科童子舉惟進士爲極重而試之亦獨雜時人語曰焚香取進士瞋目待明經況其他乎蓋進士詩賦策論經義雜文無一不備明經則惟帖書墨義

而已不通則厥舉之特重以其甚易也曰九經曰五經曰開元禮曰三史曰三禮曰三傳曰學究曰明法盡然而屢屈於試憫而收用則謂之特奏名至有因循不學祇欲積舉以應令而則又不能無毫銖之士雜出其間外是又有賢良方正經學優深詳嫺吏理三科元祐立經明行脩科景德天聖之際復置博通墳典明於體用軍謀宏遠書判拔萃等科大觀元年詔立八行而制科亦舉罷靡常矣雖富公諸賢亦階此進豈能必其名實皆符哉故三代德行之選非至治之隆莫能行也然則隋銘人物而綱羅其材彥以幹濟一世之事我朝之制固自足以得士惟得人以行之則善矣惡在廣開倖途也

洲課條例一卷（千頃堂書目作蘆政條例今從四庫全書總目）

明王侹撰侹字中白璜子官至工部郎中嘉靖己酉南京工部營繕司主事惠安莊朝賓序（四庫全書總目侹作此書時官南京工部營繕司員外郎明代自鎮江至九江沿江洲課皆隸南工部後以其有影射吞占之弊復設官以董之明

史食貨志未詳其法葢以其併入地糧內也是編乃嘉靖中侹為督理時所輯首載敕諭及課銀數目取用條例次載進奏事例八條部司酌議事宜九條可以考見一時之制

右政書上（儀制邦計附）

漢兵制（萬曆府志）

宋薛季宣撰

福建屯誌一卷（乾隆縣志）

明項喬撰嘉靖戊申時官按察司僉事

京營紀（半山藏稿）

明王叔果撰（自序）我國家兵制自太祖高皇帝膺天眷纘承於後二聖繼作憲古立法黃虞以降稱兵制之善者莫加焉其在京師初立五軍營繼立三千營神機營

爲三大營時元戎宿將雲合影從勁卒健馬星屯蝟集
蓋不可以億萬計嗣是重熙累洽海內銷兵尺籍雖存
營伍漸減景泰年間三營不可用矣遂選爲十二團營
不團營不可用矣又選爲兩官廳日改歲易弊端百出
我皇上應運中興念京營之極弊虞醜虜之方張爰咨
舊典大奮乾綱上復二祖三營之舊兼用周人六師之
規欽定三營分設諸將統兵之外加以備兵往所謂十
二團營兩官廳各與哨掄煩瑣名目盡行罷革百餘年
之叢奸積蠹一時頓清將有定員軍有定數操練有法
征調有期大聖人之制作可傳萬年以爲久安長治之
策者也顧十餘年間因時損益稍有不同恐將來建議
靡察根要或致紛更有失聖明初意臣謹備考國初以
來兵制之詳及我皇上欽定三營之制編勤成書以備
一代之典章爲萬世之成憲鳴呼書詰戎兵詩鞫師旅
當陰雨之未形而綢繆桑土之至計庶脩攘其承鞠太
平其無疆矣　王世貞王副憲西華公誌路始詔選授
兵部職方主事尋遷其司員外郎遂遷郎中有請修我
政志者例以史官充之大司馬楊襄毅公請以屬公書
成進之日
京營紀

右政書下　軍政

東嘉書目考

貞江文徵

明　姜準　撰

自序

古人著書立言非徒文也蓋將窮理闡經於以羽翼大道而矯正支流也是故文不載道是謂徒作典籍雖具厝用無稗弗貴焉吾鄉先正通明理學者莫盛於宋其發揮理學撰速成書亦莫盡於宋沿及昭代世不乏人著述之富郁郁乎埒二酉而執兩京矣然而仰屋梁而有作者慨桓譚之無人借梨束而行遠者恨昭裔之不再銷於蠹鼠燬於兵癸遺腐於風兩之侵陵稟遺於婦暨之剪裂名存實喪百僅二三殆其然也夫告朔廢而羊存夫子猶欲藉存羊以復禮矧與章殘缺書目足徵有如後起之士循名求書因書求理則涉猶荒違轉接精瑰俛仰感與於風簷夜案者未知其淺深也將謂繇羊非禮之存而書目非道之寄歟取舊志之渾列者析經子史集彙而為四或傳其故序或錄其制行或稽其撰輯類未品隲臧否庸綴諸目之下其亡可考者缺之不敢誣也嗚呼議道有人文武不墜文獻稱足夏殷能言是編也自審於古之作者

示今傳後之志
庶幾無負矣

右目錄

資治通鑑約說（陳傅良薛公行狀）

宋薛季宣撰

通鑑筆議（萬厯府志）乾隆縣志作通鑑博議

宋戴溪撰（溫州經籍志）岷隱爲詹事奉景獻太子命講資治通鑑爲說以進見宋史本傳王霆震古文集成前集所引諸儒評點有戴溪筆議蓋即此書也

兩漢博議十四卷（萬厯府志）作西漢博議誤今從（宋史藝文志）文獻通考（讀書附志）作二十卷

宋陳季雅撰（文獻通考）西漢史抄（中興藝文志）陳傅良撰指摘精要裨正闕誤博議陳季雅所撰關涉尤大

漢唐論斷（雍正通志）

宋陳季雅撰

續通鑑論（水心文集）

宋薛仲庚撰（溫州經籍志）仲庚字子長永嘉人居瑞安見東甌詩集子長與陳文節葉忠定同時

止齋集有答薛子長書云某衰倚何足與語今古而左右獨見推遜以所著南北之際義例為惠且下問其然否老矣交遊雕落所顧方得三益豈非天閟其窮以此厚幸之耶感激過望所論晉非南遷元魏無陵遍中原之暴而其亡以六鎮齊梁陳之暴興北齊之後斃向者亦嘗見此意往往不能發今幸肇力先明之胸中了然甚盛甚盛至於君臣諧系尤足考其細故不謂晚年見此奇特宜前輩所嘆也方合見輩傳寫一本旦夕即納上左右議論誠淵源於正則要其所到又有過人者鄉間學問將超於弊非時流之過必得溫厚爾雅之言以殿其末則吾輩皆賴以免足下其人也願勉之扶此墜緒案所謂南北之際義例蒸即在續通鑑論之內又謂

子長議論淵源正則攷水心集送薛子長詩有薛生靜而斂器字絕幼愿能文乃夫嶺脫穎酬始願之語則子長為水心門人無疑其議論奇特蓋得水心之傳者故止齋推之如此惜其書竟無傳也

習史管見（萬歷府志）

宋胡子實撰

通鑑新議（雍正通志　乾隆府志　乾隆縣志　議作義）

宋梅時舉撰（萬歷府志）時舉精於史學著通鑑新議剖析精微多前賢所未發

右史評

永嘉縣志卷之二十六